玉堂嘉話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玉堂嘉話八卷元王惲撰惲有承華事畧已著錄是編成于至元戊子紀其中統二年初爲翰林修撰知制誥兼國史館編修官及調官晉府秩滿至元十四年復入爲翰林待制時一切掌故及詞館中考核討論諸事始于辛酉終于甲午凡三十四年之事所記當時制誥特詳足以見一朝之制如船落至祭文太常新樂祭文之類皆他書所未見他如記唐張九齡李林甫告身之式記平宋所得法書古畫名目宋聘后六禮金科舉之法以及論宣諭制誥之別據柳公權跋知唐時已有廣韻辨米芾之稱南宮以贈官太常記秦檜家廟之制摘顏

眞卿書出師表之僞謂金史天文志出于太史張中順與張德輝述塞北之程劉郁述西域之事皆足以資考證而宋遼金三史之議尤侃侃中理至如論日月五星則不知推步之法謂古婦人無謚則不知聲子文姜之例論六帖則勦襲演繁露論舜事則誤信錢時論野合則附會博物志皆爲疵累唐六典女伯女叔一條一卷五卷再見亦失檢校然大致該洽不以瑕掩全書已收入秋澗集中此乃其別行之本也

原序

中統建元之明年辛酉夏五月詔立翰林院於上都故狀元文康王公授翰林學士承旨已而公謂不肖惲曰翰苑載言之職莫國史為重遂復以建立本院為言允焉仍命公兼領其事時不肖侍筆中書兩院故事凡百草創經營署置署皆與知其年秋七月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方帝澤鴻龎賚及四海誥命宣辭頗與定撰再閱月蒙二府交辟不妨供職兼左司都事自後由御史裏行調官晉府秩滿復入為翰林待制時則有若左丞相修國史耶律公承旨呼魯蘇孫安藏前姚公大學士鹿菴王公侍講學士圖克坦公河南李公待制楊恕修撰趙庸應奉李謙不肖雖承乏幾

於無考其獲從容侍接仰其祖宗對天之鴻休聖訓無窮之
睿思皆聞所未聞者至於文章高下典制沿革朝夕饜飫所
得亦云多矣今也年衰氣耄盡負初心因紬繹所記憶者凡
若干言輯而爲八卷題之曰玉堂嘉話其或燈火茆堂之夜
尊罍心賞之間吐嘉話於目前想玉堂於天上嗚噫有時盛
年不再良可歎也然昔人有宅位鈞衡不得預天子私人爲
恨顧惟此生不爲未遇用藏家櫃以貽將來至元戊子冬季
二日前行臺侍御史秋澗老人謹序

玉堂嘉話卷一

元王惲譔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大元中統二年秋七早惲自中省詳定官用兩府經兩省外薦授翰林修撰其宣詞云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顯遂絶之逸科足鋪張於偉蹟宜司綸命以贊皇猷可特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朕命其修撰雷膺詞云昔年詩禮已聞鯉過於庭前今日絲綸復見鳳毛於池上二詞參政楊公筆也既拜命謁承旨王公於寓館公曰唐人題名記爲三千佛名經其充詞臣者卽爲一佛出世國家文治伊始汝等首應是選於士林有光矣八月上都文廟告成公命某官作釋菜諸文頗立論其間公曰如此文字有稱功

頌德而已又云作文亦有三體入作當如虎首中如豕腹終如蠆尾虎首取其猛重豕腹取其楦穰蠆尾取其螫而毒也此雖常談亦作文之法也初公旣草諸相宣辭通作一卷實封細銜書名上用院印付惲呈省閒焉曰白麻蓋自中出今實封防其漏洩亦唐人鎖院之意也其立史院奏帖有云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纂必代興興修蓋是非與奪待後人而可公故也公又親筆作史大畧付惲如帝紀列傳志書卷秩皆有定體其傳須三品有顯列者立又云太史張中順金一代天變皆有紀錄就此公未老可亟與論定亦是志書中一件難措手者切念承旨公諱鶚字百一曹之東明人正大元年甲申獲承勝狀元第遂應奉翰林文

字殊為金主眷顧天興二年官通議右司員外郎後遇聖主寵光益隆如諸大計以斯道覺民為先論日蝕以徹樂罷宜為對開禮樂之源則稷契先師明慶威之權則張皇治本又以葬祭故主為請允焉後為位哭汝水上哀動左右天日為變色仍私謚為義宗據法君死社稷曰義其忠不忘君如此冬十月侍中和者思傳旨都堂與文字召靜應姜真人去者惲時為左司都事宰相命具詔草其詞曰靜以知來智能藏往念前言之有效方庶事之惟幾遐想仙標載勤繹傳幡然而至暫辭嘉遁之鄉罄爾所懷與復細氊之論

至元十四年丁丑歲春二月庚申朔復授翰林待制是日赴院供職

爲春旱禁酒詔漢賜大酺歲有常數周申文誥飲戒無彝況糜粟者莫甚於斯崇飲者刑則無赦近緣春旱朝議上陳宜禁市酤以食民食朕詳來奏實爲腆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間毋得醞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傷時和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爲春旱祈雨靑詞伏以萬物盈於兩間亭毒必資於帝力皇天佑於一德精誠可格於高穹比者時雨愆常秋種不下重念無辜之衆將罹薦至之災循省内修庶回衷眷爰因雩祭崇建靈壇伏望列聖垂仁九天降鑒易陰陽之恒數斡造化之元機下敕豐隆霈流甘澍蘇槁麥於南畝播嘉穀於東郊一滌昏霾溥洽生意豈惟大賚三農免失業之憂嘉與多方

高廩享有年之慶
同諸公觀唐張九齡等誥於玉堂其詞曰門下春秋之義尚
重卿才王國克楨莫先相位用增其命必正其名中奉大夫
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宏文館學士賜紫金魚袋
上護軍裴耀卿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兼修國史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
開國男張九齡經濟之才式是百辟正議大夫檢校黃門侍
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李林甫泉源之智迪惟前人既樞密
載先而親賢稱首審能羣會所莅有孚寅惟是日疇咨故以
多年歷選國鈞緊賴邦禮克清宜命曰鼎臣置之廊廟耀卿
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學士勳如故九齡可銀青光祿大

夫守中書令學士知院事修國史勛封如故林甫可銀青光
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勛封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上用尚書吏部之印凡五顆
制可下旁作細字書某月日某騎都事某左司郎中光以後
細銜相臣與部官同列去姓而名名作大字署曰尚書左丞
相曰金紫光祿守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
徐國公嵩曰吏部尚書上柱國武都縣開國伯暠曰朝請大
夫檢校吏部侍郎上柱國豫曰吏部侍郎曰朝議大夫守尚
書左丞賜紫金魚袋珽之後書年月日印同前後稍下以細
銜書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兼修國史
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臣張九齡宣曰中書侍郎曰朝議大

夫中書舍人內供奉集賢院修撰上柱國臣徐安貞奉行復
作高行細銜曰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宏文館學士上柱國
臣耀卿曰黃門侍郎曰朝請大夫給事中內供奉臣昱等言
復大字與銜平頭書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復大
字與前平書告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
事兼修國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奉被制書如右
符到奉行自告字已下作五行用印二十九顆唯制字上空
後上與前平頭書郎中惲下細字書主事懷琛令史王烈書
令史姚元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印同前用告用
柹黃斗底綾作卷凡七幅上上約一尺或者謂曲江與林甫
通作一告除拜以鸞梟並集鴛驥同阜爲嫌予曰帝堯在上

咎夔與驩蘇同列恐自昔有所未免正在明君別其賢否用
與不用耳然唐自開元後九齡竟罷而相林甫治亂之分於
斯已見矣二月壬戌題唐李紳拜相後有徽宗御書跋門下與化致
理必資作礪之功納誨弼違實賴將明之效苟非材標人傑
道茂時宗蘊經濟之宏規積巖廊之素望則何以光我注意
允於具瞻其惟至公式舉成命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
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李紳氣稟清剛體含中用抱金石之正性挺松桂
之貞姿識達古今慮周微隱詞源濬發洞學海之波瀾智刃
高揮森武庫之矛戟中立不倚方嚴寡徒長慶一朝委遇斯

極人參禁密出總紀綱王猷多潤飾之能邦憲著肅清之稱洎領版圖之任尤彰均節之宜而又寵辱靡驚得喪齊致河洛留神明之政浚郊愜將帥之謀威令播於軍戎豪黠屏迹憲綱洽於封部疲羸息肩俗變阜安人知禮義日者嘗以高第煥彼雄藩當淮海之要衝控舟車之都會風望並峻僉諧莫踰朕虔恭寶圖夢寐良輔爰膺審象果副虛求爾宜踐台席之崇嚴司中樞之密勿外以底綏華夏內以勤恤黎元視同列猶塤篪期君臣如魚水無使仲山補袞獨見美於周時汲黯匡時常推高於漢史祗率訓典往惟戒哉可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會昌二年二月十二日年月日上下凡用印五顆其文即尚書吏部之

印旁近下細銜書中書令次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臣
珙宣奉次中書舍人臣孔温業行復作高行與告文齊細銜
曰侍中次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臣德裕次給事中臣泰
章等言作大字與細銜齊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
會昌二年二月日印文同前大字平書制可下細書月日時
都事左司郎中復作高行與制可齊書細銜曰吏部尚書次
吏部侍郎次尚書左丞已上皆闕後大書與銜平頭曰告銀
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贊皇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紳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自告
字至行字用印一十九顆全空制字後復平書司勳郎中判
懿下細銜曰書主事次張宏亮次令史楊温次書令史會昌

二年二月日下印同前徽宗御跋云恭讀太祖皇帝實錄載僞蜀李昊自言紳之後仕孟昶至司空趙國公方昶與江南通好時遣其臣趙季札使景季札同得李紳唐武宗朝自淮南節度使入相告以遺昊昊欲誇詫其事結綵爲樓置告於中朝服前導呼聲妓雜奏歌樂迎歸私第即召將相大臣宴飲仍以帛二千疋謝季札詳閱告文正昊所詫之告也然自武宗逮今三百年苟人以忠諒功業聞於時有不必金石而堅者可不勉哉因節文以載其實後有復古殿四字上用御書之寶又有范仲淹富弼吳中復韓縝玉汝己未季秋觀於承旨東廳先儒論漢人大綱正節目不備唐人大備而純正謂此等制耳秋澗云

洛陽竹齋先生李得之云制誥二體不同宣辭必須散語詞乃用四六今宣詞皆作四六非也葢宣則王言親諭誥則牒奉敕行如蔡正甫作道陵諭孟宗獻詞云朕新即大寳詔有司以取天下士卿自鄉選至於殿陛四爲舉首非才之高學之博識之優何以臻此今畀以北門應詔之職朕之待卿不薄然君子志於遠者大者無以此爲自足爾其勉旃又諭沁州刺史李楫云有司以卿資應未當得郡朕以識卿最久變卿占對詳明進止審當故有此授卿當悉力爲民政成以稱朕意爾其勉之是也其語如狄梁公顏少師李文饒等詞唐人純用四六是也又云知制誥爲三字詞臣故唐詩有云三字詞臣求識面九重天子望低顔之句得之先生名國維淄

川人浮陽王頤文叔說

初鹿庵先生奉敕定撰趙祕書先世碑文纔畢先生拖車過予於崇寧里迎視若有喜色未審何爲坐定出此文至其論說噫古人有言風霜别草木之性危亂顯貞良之節夫危亂世常有而全節死義之士不可常得或相去數百年或相望數千里時有一二焉獨趙氏一門之內父子兄弟乃有四人貞可尚哉昔比干効忠于殷而受封於周堯君素盡節於隋而唐太宗爲文祭之蓋天下之善一也聖人一視同仁寧有彼此之分哉今趙氏父子兄弟盡忠於金而聖天子爲之立碑淵衷睿鑒蓋與夫唐太宗周武王之心不侔而同矣敢對揚休命繫之以銘先生不覺自讀者再公養氣素厚且復爾

爾諒以自得用事切當爲喜乃知文士氣習至其適意不知手舞足蹈古今通一致也又記呂遜嘗談趙著昌縉以詩鳴燕朔間二人皆出耶律相門下虎巖每得一聯一詠即提擲其帽於几龍山從旁謂曰不知李杜■時費多少帽子聞者爲捧腹

待制楊恕字誠之金文獻公楊尙書子嘗談其父正大間所陳奏議今錄於此臣伏讀聖旨節文六品以下官有情見詣登聞檢院進奏帖者聖訓廣大蓋將博詢兼覽以盡羣下之智也臣實愚懵無妙謀長策仰禆聖聽之萬一獨取事之切於今日者列爲二事以言之一曰簡卒二曰理財簡卒之說復有三焉一曰取人材二曰募願爲三曰括驅丁理財之說復

有二焉一曰納官從便二曰和買可罷臣請言簡兵之說臣去歲在鄉里見其簡卒之時並不以人材優劣爲等差而以物力多寡爲次第故所得富民之子弟彼生長於衣食豐裕之中居則役僕隸行則策堅肥未嘗諳習天下勞苦之事使之負斗區之重徒步數十里則憊且顚矣況能破堅執銳以爲我軍之前行而逆戰哉倉卒之際非徒無益適足爲我軍之累不若無之之爲愈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二說以簡卒則庶乎其可用矣何謂取人材蓋十人所聚必有爲之雄者在千萬亦然如總州縣之丁男不必物力多寡爲先後惟軀幹勇壯是求則所得皆能戰之人矣何謂募願爲蓋天下之民處爲游手不業者甚衆平日無事則使氣以侮人無賴而犯法

其中或有果敢勇健奮不顧身良民所不及者如鈞金束帛之賞募之爲兵則所得皆樂戰之人矣何謂括驅丁蓋天下之奴隸自幼及壯備嘗勤勞艱苦之事其筋體氣力之所服習馳走負任之所慣狃豈常人之所能及哉如簡其人材之勝甲冑者免當房之賤籍之爲兵則所得皆能戰之人且有樂戰之心矣簡卒如是則與夫富民之子弟孱弱而不能戰恇怯而不樂戰者相去豈不遠哉臣請言理財之說臣切見數年前北邊有事之時天下錢鈔澀塞不通交鈔庫不勝換易之多乃邏卒持挺力與勝之當是時小民有懋遷之艱商旅有不行之病比年以來漸無此弊者但以多取故也今以南鄙軍興支給浩繁戶部乃日增印鈔之數以救目前之急

然所出者方來而無窮所入者雖增而有限以有限而待無窮則鈔有時而不通矣爲今之計莫若行二說以理財則庶乎其無滯矣何謂納官從便國家利鈔之不行不若錢之通也故院務所輸之課皆使入之其術固善矣能限之以分位拘之以分數則所入之鈔傷太少耳夫已收大半之鈔而臣猶謂之少者誠恐後日所出者太多故也如使凡入官之數銀鈔錢三者一一聽民便或全以銀鈔入者亦聽之如此則三者之價常平而不偏鈔法以通流矣且以目前銀價論之不及錢鈔者每兩蓋二三百錢如納從民便則銀入者多而價與錢鈔適平矣此取之之法也知所以收矣則所支之法又不可不知臣切見國家之取於民有曰和買有曰和雇者徒

愛其虛名之美而不救其利害之實也蓋和雇和買之有損於國無補於民適足為吏卒之利耳且科斂之限方急州縣之官以鞭笞捶楚從事於忽遽之間小民奔走趨命之不暇故出數倍之直以應上之求心恐然惟以不得罪於州縣為幸國家憫小民趨辦如是之勞故出直以償之意固善矣奈何州縣官之明幹者少胥吏鄉里正主首之屬因緣為姦官直之及於民者十纔二三則是官有費損之實民無饒益之利也為今之計莫若罷和雇和買之虛名凡有科斂一驗貧富多寡之數而均之民不必出直以償之國家方事殷之時雖戶賦口斂亦不為過何必取公帑不及支之材欲以益嘗賦之民而要和雇和買之名哉且以括馬一事言之前年馬

之取於民者旣議與之直今歲所括之馬如又償之則所費
爲不貲矣況畜馬者皆有餘力之家待南方平定之後而償
之亦未晩也若夫邊方攻守之策兵家奇正之術固非愚臣
所能識也雖然臣切料宋人爲此無名之舉者上無奇謀祕
策可以搖動中國者特以過聽逋逃之言以爲彼軍朝發則
我民夕應矣然兵交以來所過敗衂我民之心安然不動則
是狂狡之素計已屈矣如秋高馬肥之后鼓行而進則淮南
可折捶而定也雖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國家之慮不在於
不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旣得淮南之後何以言之蓋得淮南
則江之南北盡爲戰地進而相與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
弓洞貫之卒不得環寇而發飛騎越踩之足不得望風而騁

當是時宋人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我軍之糧道或決水以豬淮南之地則我軍當如何應援使彼計不知出此則固善矣如使能爲此計聖主豈可不與二三大臣預爲之謀哉雖臨敵制宜千變萬化然如臣子所言者上宜先有成算也臣愚狂瞽不識國之大計冒昧陳列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時毎會集日課讀平宋事跡若干編類者其間機畫三二顯事多歸賈楊二人安藏意不能平至有言鹿菴先生徐謂曰無庸異時修輯正史豈容及此從緐就簡不得不然安公色爲夷予且會體要之有方也

跋僧花光梅後語蜀僧超然字仲仁居衡陽花光山避靖康亂居江南之柯山與參政陳簡齋並舍而居山谷所謂研墨

作梅超凡入聖法當冠四海而名後世嘗有移船來近花光住寫盡南枝與北枝之句其半度可想見矣雲夢趙復題云如王謝子弟倒冠落珮舉止歆傾自有一種風味此葢前金高丞相家藏舊四幅暗香踈影溪雪春風今失其溪雪見爲宋子玉所收

古者婦人無謚雖后妃之貴止從其氏至東漢顯宗始加陰后以謚自是遵爲定制

宋相李昉春日玉堂卽事有云一院有花春晝永四方無事簡書稀予夏日玉堂卽事亦有二絕句陰陰槐幄羃閒庭靜似藍田縣事廳細草近緣春雨過映階侵戶一時靑日長上直玉堂廬思入閒雲待卷舒重爲明時難再遇等閒羞老蠹

魚書
頒高麗歷曰詔云云　唯歷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候甸男邦采衛要欲同文高公學士詞也
古墓中玉器血漬者蓋尸以水銀烹其血能漬其尸沁者蓋尸之膏油所沁也其玉器以手拭光襯生白暈者卽尸沁也

玉堂嘉話卷二

看古玉器當解其刀刻碾刻者刀刻爲上與碾刻蓋相去甚遠丞相史公嘗收大康墓中玉環名曰泥湫龍係昆吾刻也

唐李廷珪墨法商台符嘗云向抄合萬戸用聚星玉版研磨李廷珪墨求木庵書研爲墨所畫木庵亟止之曰用李氏墨有法若用一分先以水依分數漬一宿然後磨研乃不傷研

論研先觀其石性麤細枯潤不必須有眼者其膩潤視之有紫芒而不拒筆者卽端之佳者也

看畫當觀其氣次觀神而畫筆又次之用漆點睛朱砂紅石綠者皆唐畫也予嘗觀閻立本老子西昇如此

許魯齋云古人看漢書皆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豈律歷天

文之謂乎

太康冢或云漢梁孝王墓或云晉何曾墓以地里物色考之皆恐非也予向與吳教授會真定因及此吳曰此晉司馬文王陵也曰何據吳曰昔居太康時冢前有廟晉文王祠至田夫野叟皆以文王呼之及發其甎壁皆刻南征並壽之字以史攷之文王南征數矣豈其然歟

鹿庵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于後插一銘詞篇篇是箇碑表墓誌作者觀此足矣不必他求曹南湖亦嘗說作銘辭法度謂如一人有數事好處取其重者論之及詳史漢論贊其原蓋出于此

坡詩雖二十字者皆有莫大議論

歐公文尊經尙體于中和中做精神

鹿菴曰文章以自得不蹈襲前人一言爲貴曰取其意而不取其辭恐終自踵人足跡俱不若孟軻氏一字皆存經世大法其辭莊而有精彩也

南湖又云非莊無以雄其辯非騷無以淸其氣

予嘗問匡衡相業于先生先生曰汝以爲何如曰學術有餘而忠蹇不足先生爲首肯

地震說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孔晁云陽氣伏于陰下見迫于陰故不能升以至于動以地道安靜返動爲異也又靈臺祕苑云地本于陰而生萬物其形至厚而德至靜定而不動者也若忽震動是謂臣

强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有餘也若外戚擅權后妃專政則土爲變異小人用下有謀及民擾則地震其分多兵饑若動于宗廟宫庭或動而不已者國有叛臣讒佞並進大臣數動誅罰不以理而上下不相親或政在女子或秋行冬令則地裂若裂而有聲四方不寧地忽陷乃專政民離散亦爲失地若火燃者乃爲陽精地爲陰土若或燃則越陰之道行陽之政傷而不克之象臣專恣而終以自害也若地忽生毛爲金失其性人將勞役又漢應奉云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蝕地變見于奇物震動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伸動于貌前世術者乃以日辰分

配國土爲占歲日月時辰及見災所在之地皆同用之又有只以日時相加爲占者如漢成建始三年日蝕地震杜欽云殆爲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今本朝大臣無不安之人外戚無乖剌之心諸侯無强大之國四方無逆理之節此必嫡妾將有爭寵而相害者其法甲爲齊乙爲海外諸國丙爲楚丁爲江淮南蠻海岱戊爲韓魏申州河濟己爲韓魏庚爲秦辛爲華山己西之國壬爲趙燕衛癸爲常山己北北方之國子爲周丑爲翟魏亦主遼東寅爲趙楚卯爲鄭辰爲晉邯鄲趙巳爲衛午爲秦未爲中山梁宋之國申爲齊晉魏酉爲魯戌爲趙吳越亥爲燕

天鳴有聲人主驚憂而百姓勞失厥土
五福太乙所在每歲須利一事大斿三十六年一交十二年司天十二年司地十二年司人小斿三年一交大斿所在天開眼小斿所在人相食已上皆東平占星劉明之說如此
日月徑一千里周三千里何以知之曰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以太陽日行一度筭之則知之
周公以陽城土圭測日自王城四面去千里則減一寸凡日食于窗隙間穿紙如錢許取影覰之可見食之多寡東缺則西見西缺則東見

樞府典故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機密名官開元中設堂後

五房而樞密自爲一司其職祕獨宰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貞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以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于北司然嘗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宮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貼黃除吏唐末乃除北司并南北軍於樞密司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至宋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署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蓋重矣陳繹修西府記

西使記

壬子歲皇弟旭烈統諸軍奉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己未正月甲子常德字仁卿馳驛西覲自和林出烏遜中

西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地極高寒雖暑酷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百里地漸下有河澗數里曰和木歡夏漲以舟楫濟數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巴克實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多漢民有二麥黍穀河西注瀦爲海約千餘里曰克色勒伯頁多魚可食有磯磴亦以水激之行漸西有城曰訥亥又西南行過孛羅城所種皆麥稻山多柏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囿間錯土屋窗戶皆琉璃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特穆爾懺察守關者皆漢民關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瑪圖城市井皆流水交貫有諸菓惟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又南有特穆爾

城居民多并汾人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善傷人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飮水立死惟過醉蒲萄酒吐則解有嗜酒博囉城迤西金銀銅爲錢有文而無孔方至瑪哈中以馬撦拖床遞鋪負重而行疾或曰吉爾吉斯易馬以犬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間土平民多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運流洶洶東注土人云此黃河也二十八日過塔爾寺三月一日過賽哩木城有浮屠諸回紇祈拜之所三日過巴咱爾諸回紇貿易如上巳節四日過呼展河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產玉疑爲崑崙山以西多黿蛇行相雜郵亭客舍甃如浴室門戶皆以琉璃飾之民賦歲止輸金錢

十文然貧富有差八日過齊哩克城大而民繁時羣花正坼
花唯梨薔薇玫瑰如中國餘多不能名隅城之西所植皆蒲
萄粳稻有麥亦秋種其乃滿地產藥十數種皆中國所無藥
物療疾甚效曰昂吉爾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
撲內損用豆許嚥之自消曰阿薩爾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
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傅瘡上即出曰努克實勒
形似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傅之自續餘不能盡
錄十四日過暗不河夏不雨秋則雨溉田以水地多蝗有鳥
飛食之十九日過里丑城其地有桑棗征西與魯屯駐于此
二十六日過馬蘭城又過納商城草皆苜蓿藩籬以柏二十
九日過奇札爾城山皆鹽如水晶狀近西南六七里新得國

名曰穆錫牛皆駝峰黑色地無水土人隔嶺鑿井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屬山城三百六十已而皆下惟擔寒西一山城名奇塔卜孤峯峻絕不能矢石丙辰年王師至城下城絕高險仰視之帽爲墜諸道並進敵大驚令相大者納失兒來納款已而兀魯兀乃算灘出降算灘猶國王也其父領兵別據山城令其子取之七日而陷金寶物甚多一帶有直銀千笏者其國兵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以利誘之令手刃父兄然後用兵醉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慾數日復置故處既醒問其所見教之能爲刺客死則享福如此因授以經呪日誦蓋使蠱其心志死無悔也令潛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而後已雖婦人亦然其穆錫國在西域中最爲

兇悍威脅鄰國霸四十餘年王師既克誅之無遺類四月六日過奇拉爾城所產蛇皆四跗長五尺餘首黑身黃皮如鯊魚口吐紫艷過阿剌丁城禡咱蒼兒人被髮率以紅帕首衣青如鬼然王師自入西域降者幾三十國有佛國名克實密爾在印毒西北蓋傳釋迦氏衣鉢者其人儀狀甚古如世所繪達磨像不茹葷酒日啖粳一合所談皆佛法禪定至暮方語丁巳歲取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主曰合理法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甓繪其上甚盛王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西城陷皆盡屠其民尋圍東城六日而破死者以四十萬合里法以舸走獲焉其國俗富庶為西域冠宮殿皆以沉檀烏木降眞為之壁皆以黑

白玉爲之金珠珍貝不可勝計其妃后皆漢人所產大珠曰太歲彈蘭石碨碨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千金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主至合里法則亡人物頗秀于諸國所產馬名脫必察合里法不悅以橙漿和糖爲飲琵琶三十六絃初合里法患頭痛醫不能治一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土人相傳報達諸蕃之祖故諸蕃皆臣服報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使神彼國祖葬所也師名癖顏八兒房中懸鐵絙以手捫之心誠可及不誠者竟不得捫經文甚多皆癖顏八兒所作轄大城數十其民富實西有密乞兒國尤富地產金人夜視有光處誌之以灰翼日發之有大如棗者至報達六千餘里國西卽海海西有富郞國婦人衣冠如世

所畫菩薩狀男子製服皆長寢不去衣雖夫婦亦異處有大鳥駝蹄蒼色鼓翅而行高丈餘食火其卵如升許其失羅子國出珍珠其王名換思阿塔卑云西南海也採珠盛于革囊止露兩手腰絙石墜入海手取蛤并泥沙貯于囊中遇惡蟲以醋噀之即去既得蛤滿囊撼絙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者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萬戶所出細藥大胡桃珠寶烏木雞舌賓鐵諸物國中懸大鐘有訴者擊之司鐘者紀其事及時王宮亦紀其名以防姦欺民居以蒲爲屋夏大熱人處水中已未年七月兀林國阿早丁算灘來降城大小一百二十民一百七十萬山產銀黑契丹國名乞里彎王名忽教馬丁算灘聞王大賢亦來降其拔里寺大城獅子雄者

鬃尾如纓拂傷人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之怖溺血狼有鬃孔雀如中國畫者唯尾在翅內每日中振羽香猫似土豹糞溺皆香麝如鸚鵡多五色風駝急使乘日可千里鵓鴿傳日亦千里珊瑚出西南海取以鐵網高有至三尺者蘭亦生西南海山石中有五色鴨思價最高金剛鑽出印毒以肉投大澗底飛鳥食其肉糞中得之撒八兒出西海中蓋瑇玳之遺精蛟魚食之吐出年深結成價如金其假者即犀牛糞爲之也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龍種馬出西海中有鱗角牡馬有駒不敢同牧騮馬引入海不復出阜鵰一產三卵內一大者灰色而毛短隨母行而走所逐禽無不獲者壠種羊出西海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

臍斷嚙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又一蕃婦解馬語即知吉凶甚驗其怪異等事不可殫紀往還凡一十一月郁歎曰西域之開始自張騫其土地山川固在也然世代浸遠國號變易事亦難攷今之所謂瀚海者即古金山也印毒即漢身毒也曰駝鳥者即安息所產大馬爵也密昔兒即唐拂林地也觀其土產風俗可知已又新唐書載拂林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日地里正同蓋無疑也中統四年三月渾源劉郁記

堂叔伯者是並父之兄弟也

父之姊妹謂之女伯女叔

鄂王岳飛謚忠穆文主爾忘身茲謂人臣之大節謚以表行

必稽天下之公言申錫贊書追告幽麥故大師追封鄂王謚忠穆岳飛威名震于區夏智略根乎詩書結髮從戎前無堅敵枕戈勵志誓清中原謂恢復之義爲必伸謂忠憤之氣爲難遏上心密契詔札具存夫何權臣力主和議未究凌烟之偉績先罹偃月之陰謀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宜高皇眷念之不忘肆孝廟哀矜之備至還故官而禮葬頒祠額以旌褒逮于先帝之特褫以眞王之爵既解誣于累聖可無憾于九京然而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朕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克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若子儀之光

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符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英靈如在茂渥有承

鹿菴先生曰作文之體其輕重先後猶好事者以畫娛客必先示其尋常而使精妙者出其後予偶悟曰此倒食甘蔗之意也

作文字亦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豈惟不中格律而汗業披猖無首無尾是出入不由戶也又云後學雖不業科舉至于唐一代時文律賦亦當披閱而不可忽其中體制規模多有妙處

二王行書其蜿蜒欹傾之狀若行雲流水似不拘于律然即以筆意求之其端莊流麗皆有餘韻唯具眼乃能識之

鹿菴先生嘗以歷代史學試問於不肖惲對曰自史漢而下文字率猥併無法如新唐書雖事增于前辭省于舊字愈奇而氣愈索不若新五代一唱而三嘆有餘音者矣先生爲忻然

南方之地物香而人臭或者謂飲食致然與草木之氣所奪故也予曰不然四方者乃中國之陰也陽爲馨香陰爲臭穢四方氣偏不得中和之正故香臭異常

辛殿撰小傳弃疾字幼安濟南人姿英偉尙氣節少與泰安党懷英友善肅愼氏既有中夏誓不爲金臣子一日與懷英登一大邱置酒曰吾友安此余將從此逝矣遂酬別而去既歸宋宋士夫非科舉莫進公笑曰此何有消靑銅三百易一

部時文足矣已而果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靑凫博吾爵者才其爲授觀文殿修撰及議邊事主和者衆公曰昔齊襄公雪九世之耻春秋韙之況我與金人不同戴天讐邪今日之計有戰伐而已時丞相侂胄當軸與公議合自是敗盟開邊用兵于江淮間者數年公力爲居多開禧二年除知紹興府至陛辭復以金人危亂宜亟攻爲言辭情慷慨義形于色繼侂胄再議恢復乃以樞密都承旨召公于越中道以疾卒道號稼軒居士今文集中壽南㵎翁者蓋侂胄也初公在北方時與竹溪嘗遊泰山之靈巖題名曰六十一上人碎辛字也至元二十年予按部來游其石刻宛在

聖上御極十有八年當至元十一年丙子春正月江左平冬

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京師敕平章太原張公兼領監事尋

詔許京朝官假觀予遂與左山商台符叩問披閱者竟日凡

得書畫二百餘幅今列于左

王羲之四月帖四十字　獻之三帖一洛中二佳音三北問　王羲之與謝安

石許書帖後跋云古人作字悉平生用功安有不絕出于古

今者邪羲之與安石冠王謝首所爭若此況它哉蓋帖中有

云自於山谷中臨學鍾氏張芝之等書二十餘年竹葉樹皮山

石板木不可知數至牋穀藤紫反復書之佳者收採自書背

記不能得而云此公何時用功夫深不達耳

獻之鄱陽帖

右軍威略帖八十二字入梁唐御府至宋入蘇大簡家崇寧

癸未襄陽米芾審定眞跡其圖書有祕玩手臨

智永禪師臨右軍四帖後東坡跋云辨書如聽響切脈知其美惡如可謂必能名之者過也予觀祕閣墨跡皆唐人硬黃臨本但得臨本皆可蓄惟鵝羣一帖似是獻之眞筆熙寧五年子瞻書褚遂良臨黃庭南唐昇元三年裝背紙則硬黃米芾學右軍書并論其筆法後一幅亦學右軍書退之詩俗書趁姿美此公不爲石鼓發想亦見此等物耳獻之草洛神賦之極殘缺向明視背萬縱縱橫

謝安東山帖

右軍快晴帖米襄陽臨本

蘭亭五言帖后跋云唐虞世南臨本

晉王恬帖 三十一字

晉王敦帖作草聖書皆晉史中語

獻之書洛神賦后有梁普光間題跋云唐人臨本不名何人

獻之書陸士衡文賦

鍾太傅墨蹟議事表後錢惟演范堯夫薛道祖題籤文僖公

題倘父嘗寶此帖倘父謂忠懿王鏐也

唐人書

唐太宗二帖一兩行十字若珠還合浦劒入延平泰和二年

三月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

唐元宗賜道士李涵光敕

李陽冰墨跡篆侍御帖上有李後主合同印

李陽氷篆二十六字后有韋處厚李商隱題商隱字體絕類
黃庭經時開成三年也
高閑上人詑得韓序帖後有韓琦劉敞富弼歐陽修宋敏求
題云此卷蠟紙書非摹本也歐云如此韓公稱實錄云書係
顛草
歐陽率更草二臨本度尚帖襄陽寶定珍迹祕玩
智永禪師春雨帖　眞草千文墨跡
唐相李澄連句帖後跋云筆勢似李北海
李北海毒熱帖臨本李邕手簡後題觀者黃魯直張浮休邵
虢王詵張舜民等凡六十九人
僧高閑觀張旭顛逸帖

唐史惟則墨跡篆隷韻系小篆體例修狹后張浮休李公麟跋

李太白醉歸墨跡後自題云吾頭懵懵試書此不能自辨賀生爲我讀之汝年少眼明有四世三公之印

懷素草千文草聖游京師帖論草字帖自敘帖布帘帖上林花發帖

唐高宗已下諸帝墨跡手詔

李北海休休帖

白少傅墨跡六偈子

唐元和大理評事吳通微行書千文

唐人草北山移文垂拱二年寫貞元甲戌陸贄觀筆法似是

孫過庭

唐僧亞栖書

吳彩鸞龍鱗楷韻後柳誠懸題云吳彩鸞世傳謫仙也一夕書廣韻一部卽鬻于市人不測其意稔聞此說罕見其書數載勤求方獲斯本觀其神全氣古筆力遒勁出于自然非古今學人可及也時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題其冊共五十四葉鱗次相積皆留紙縫天寶八年製

懷素洛中帖近于洛中得王右丞苕磯靜釣水閣閑碁二畫其林野之思物景之淸不覺身在其間信精筆感人也如此

李白墨跡送賀八歸越詩

顏書　與兄常山太守書乞米帖與宗室李太保勉

奉辭帖與盧八倉公快雪晴時帖二十八字　與李太保狀后有唐陳銓印誌祭濠州文

孫過庭墨跡草書譜過庭字虔禮陳留人高宗垂拱二年書徽宗書譜云孫草書皆逼羲獻妙于用筆雋拔剛斷出於天材非積習所可至

孫思邈書計二十一字

坡書　洗玉池銘擘窠真書瘦勁　神奎閣碑墨跡上清儲祥宮碑墨跡然後書老泉撰商左山云蓋避黨禍故改云　東坡醉書盧仝詩爲團練使書　東坡觀世音贊靖康元年五月書蓋公歿前二月絕筆書也

玉堂嘉話卷二

玉堂嘉話卷三

楊凝式小字詩字虛白五代時人號希維居士又云關西老人癸巳人

心印帖李老君枕中經招客同飲帖皆唐人書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鶻詩擘窠大字墨跡山谷書

繼月帖云繼月學書未知其要處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寛綽而有餘又云學書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格

山谷爲甥張大同書擘科大字一卷中云涪翁自黔南遷于僰道二年矣寓舍在城南居兒村側蓬藋柱宇鼪鼯同逕然

頗爲諸少年以文章翰墨見强尙有中州時舉子習氣未除耳至於風日晴暖策杖蹇蹶雍容林邱之下淸江白石之間老子於諸公亦有一日之長時涪翁年五十六病足不能拜心腹中帶芥如懷瓦石未知後日復能作如此字否其筆勢從橫意韻瀟散絕類瘞鶴銘書少陵畫鶴等詩

山谷練湖夜雨草聖瘦藤草聖十三篇辛未八日書皆公詩也草聖贈元亮姪兩首草書廉頗傳書韓非子十六篇後跋云姪授萬里來求書法此不急務也以萬里來故不能已山谷書一十幅內此君軒詩擘科大字體極瘦勁又起草墓銘一草聖詩三首書王摩詰詩

山谷書一十幅內草聖一爲李華重試南豐鄭熙叢核筆崇

寧四年南樓書蓋公絶筆也
達觀臺詩草聖六言詩內行書五首皆摩詰王建王介甫東坡詩后自云老眼昏花書不能佳如醜婦昏鏡中梳粧似亦妍耳
蘇才翁草聖少陵二首
蘇氏寶章東坡黃門邁遲等帖遲即潁濱子也
遠涉帖予二十年前觀於大名魏氏家未敢必爲孔明書及入祕監見宣和書譜乃知宋御府所取爲武侯書明矣
米書黃龍寺碑（宋相張商英撰）襄陽書一十幅內兩卷佳
蔡襄元祐續帖凡九帖帖帖筆法不同
宋少卿宏道說嘗見李德新所藏碑本云書學之傳蔡邕得

之于神人邕傳女文姬文姬傳鍾繇繇傳衛夫人夫人傳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羊欣欣傳蕭子雲子雲傳王僧虔僧虔傳智永智永傳智果智果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詢傳張長史長史傳顏魯公

古今畫

閻立本畫古帝王一十四人　漢文昭帝　光武皇帝　魏文帝丕　蜀昭烈皇帝　吳孫權　晉武帝炎　陳宣帝　陳文帝　陳廢帝　後主叔寶　陳文帝　周武帝宇文邕　隋文帝　煬帝　前宋楊褒家藏後入祕閣富弼韓琦題識其後但文昭帝有解云漢文廟樂曰昭德故曰昭文帝又云僞蜀李壽曾立號曰漢興廟謚曰昭文此文昭又恐非也

十四帝除漢文陳宣廢帝後主煬帝餘皆袞冕若五方帝之儀其曹丕司馬炎宇文邕容色皆嚴毅可畏其宇文邕髯糢糊滿頷兩顴上亦有長鬚下垂

晉顧愷之青牛道士圖道士郎封君達

畫洛神賦後有梁普光問題跋臨本

吳道子護法善神

閻立本阮孚蠟屐圖老子出關圖老子西昇經下虞世南楷書各段事跡

王維山水圖輞川圖驪山圖韓幹出水馬

李昭訓崆峒山圖　李昭道避暑宮圖　戴松牛　李將軍鶻　唐人翦騌馬　貫休行　韓幹正面馬韋偃羣衛圖後主

收唐人化行天竺　荆浩江村早行韓幹四馬圖七八寸解衣下水李昇水墨滕王閣圖合幅上畫人物宴集甚盛

張萱界畫宮闈侍女圖及醉女圖內有以紫色粉塗面者香

韓幹三花御馬眞　張萱號國夫人夜遊圖小李將軍翠微宮圖合幅一幅畫騎者十四人步者二一幅騎者十九人牧馬者十四人

唐將軍覇獵騎圖人物結束類開元初羽林守捉衣雜色錦袍裹方平巾帶長刃兩鞬箭左手握弧右抽矢于房騂騮馬豹韀紅錦襴胸鞅同勒有鑣朱絲條鞚馬迅疾殆逐獸然筆畫勁硬如鐵屈者御題神品上上

宋諸帝御容自宣祖至度宗凡十二帝內懷懿皇后李氏用

紫色粉自眉已下作兩方葉塗其面頰直鼻梁上下露眞色一線若紫沙羃者後見古今注魏文帝宮人有巧笑者以姤錦綵作紫粉塗拂其面

宋郊天儀仗圖　衮冕圖　車輅圖　易古吉獐猿　蓼花草蟲　楊棐象　黃筌猨　李伯時水墨馬　羣馬圖邱慶餘花禽　鍾隱雙禽圖　黃筌碎金圖　崔白梅竹寒雀李公年桃溪春色　艾宣竹鶴　胡瓌馬騎契丹人凡畫毛尾取狼毫疏渲　張戡騍馬圖　崔殼江鴨　李伯時着色馬　郭忠恕避暑宮作界畫　黃居宷鹿　艾宣鷄冠黃葵杜鵑花圖　崔白秋塘戲鴨　郭忠恕界畫着色宮閣圖李伯時着色夜遊宮圖嬪十八人奄四人皆騎　徽宗臨張萱宮騎圖

李伯時淵明圖　李伯時蓮社圖　趙大年小景　郭忠恕飛仙圖　郭熙秋山圖

因念人與事機會合皆有數存其閒九年春予一夕夢謁平章公於府第之東堂梅數行發書一櫃示予皆粉圖繪本金文玉牒今觀中祕所有璀璨溢目與夢中所見略同吁亦異哉傳曰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信哉斯言也作書畫目錄序

王晉卿烟江疊嶂圖并和坡詩

李伯時畫明皇乘三鬃赤驃後跋云昔李將軍思訓畫明皇擁嬪御數十騎摘瓜伯時仍爲山路小橋至元元年與翟處正觀于東平武濟之家又觀東坡與蒲資政傳正書并覓柿霜無核棗四帖有張行簡董師中元遺山跋語

僧傳古坐龍至元元年宣慰張順齋爲春旱于范大師觀迎此龍於嚴東平北宅每旱張是圖輒雨此日亦然龍蒼駮蹲坐火雲中項與鱗甲間皆有綠髮世所畫皆蝤蛑耳宣和題妙品

趙邈齪墨虎至兩目夾鏡睛隨人轉同史左丞觀於田尙書和卿家已上二畫皆有詩大意古人欲以一藝名世者必精思入神極古今之變而後已故能洞達天機氣隨物在至觀之者亦有感格相應之理如摩詰苔磯靜釣水閣閑棊令人不覺身在其間傳古龍出雨應氣來齪墨虎睛逐人轉鄰姬簫聲馬踐家具之變此長沙云精筆感人有如此者蓋非虛談也秋澗老人題

丁丑秋奉御脫烈傳旨本院定撰順德貧戒碑及普門塔碑

銘鹿庵曰老夫作貧戒文乃令不肖撰塔銘惲謝不敏先生曰但作吾深意存焉及畢聞奏頗稱旨今日乃悟先生其誘掖成就後生如此

陳希夷嘗有詩云我見世人忙箇箇忙如火忙者不爲身爲身忙却可

商左山云顏平原中興頌蓋變玉筯大篆爲眞楷耳

劉房山嘗說海陵欲南征先以十八人服御與上一同私行抵淮上以覘虛實號曰黑護衞前次相下宿南郭逆旅張燈置酒聞有新進失職劉其姓者先在邸中召與飲劉素善謳能詩卽以歌侑觴辭氣忼慷禮貌甚恭上喜甚遂詢其所以至此之意而默識之黎明劉復持酒餞謝上旣乘以手札付

劉曰府尹我親知也可用此投獻取錢幾千緡劉依命謁府尹疑通刺久不報見左右皇遽具儀物授旨方悟疇昔爲海陵云及還宮即特旨起復劉爲京朝官後從南狩同歿江上

至元十五年戊寅正月甲寅乙酉朔同李侍講德新應奉李謙陪百官就位望拜行在所凡七拜其侍儀司先一日於端門兩闕間灰界方所以板書百官號隨各司依品秩作等列班定以次入宮行禮禮畢由左掖門出風埃大作所謂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會有口號一絕隔夜端門分板位平明簪笏列鴛行紫雲低覆千官入潤作金爐百和香

讀韓文孔戣墓銘孔世三十八字音作蘇合反王承旨慶八秩詩一庵云八材落落自天成千佛經中第一名已令貳膳

常珍入但入朝行以杖行商左山云藥裹封災隨臈去酒杯稱壽逐年新胡紫山云堅辭不允老而傳几杖恩光又十年勇折桓文臣政弊力扶周孔上經筵又云塞破乾坤享重名玉堂東觀又尊榮香山如礪爐溝帶才與斯文作主盟

宋人畫瓊花圖花蘂團團作九葉如聚八仙花揚州人說近歲其花已枯朽矣

米元暉所藏古端研其背刻云此研色青紫而潤下巖石也先公得于山谷若文室中磨李庭珪墨試諸葛氏筆世間眞有揚州鶴也後題曰元暉山谷云虎兒筆力能扛鼎好着元暉繼阿章米因以字之亦義之獻之例也

祠堯舜禹于所都唐開元五年爲始從褚無量請也見無量

傳
王黄華稱香品有蟠螭小月夜窻幽几之餅公壽止五十三
官至承務郎翰林修撰
黄華論汴河前宋以洛河入汴爲京西漕路其後黄河以南
洛水舊道斷絶今汴河名存其實止是京索須三水自滎澤
南入汴河故道行流
徽宗臨張萱宫騎圖其侍從有挈金騾駝者葢唐制宫人用
金駝貯酒玉龜藏香
趙同簽說高麗東北有第五頭城其地有五城此葢從南第
一城也
宋克温說今山陰古金山也古于闐今曰鄂端古烏孫今俄

羅斯潮海杭愛薛艮河今錫里庫回鶻今輝和爾回紇今回回不谷寒毗伽可汗身毒印都土蕃土波柘枝舞本柘拔舞金人以名不佳改之

屈原湘中廟題曰清烈公

唐車服志帶駝尾取順下之義魚袋取其清潔魚目不瞑勤而不懈也

契丹以其國產鑌鐵乃為國號故女眞稱金以勝之或謂以水生金非也高麗蓋州蓋葛牟城也明昌初易名曰辰州鹿庵云

有旨講究光祿寺職掌寺與卿漢官也應劭曰光明祿爵勛功也言光祿典郎謁者虎賁羽林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故曰

光祿勛郎中今秦始置掌宮殿門戶及諸郎在殿中之侍衛者故曰郎中令漢因之不改北齊隋唐止掌肴膳許左丞作新定官制圖大抵以唐為則品從略與金同

杭州畫工潘氏寫真其法不用朽先草直以筆寫又不粉背言形似易容色難

晦庵云周之肅拜今之長揖也

唐檢校名蓋正官上加官

沅州安撫使郭彥高大名人說廣中風土其地皆山如水之波浪然蓋古盤瓠國在夜郎西南數百里與大理東境相接郭有詩地連兩廣多蛇窟水隔三湘絕雁書

丁丑歲二月初黃河自陝州靈寶清澄至河南府或云自潼

關至三門集津王子年拾遺丹邱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淸

又曰聖人生鹿菴曾命擬中省賀表天開昌運統一車書應休徵河淸陝洛恭惟德昭天漢恩溥淵泉覆幬何止華洋溢遠沾于方表以致潤涵九折鏡淨兩涯自陝至巴幾千里之餘由乙踰丙殆三旬之久鱗介之泳游可鑑山林之形影皆分躍圖馬于龍宮未容專美舞馮夷于鱗屋時出效靈顧玆上瑞之方增特表吾皇之至聖臣某等叨居華省幸覩榮光敢傾葵日之誠用代辭人之頌遐荒響慕百川宗滄海而王寶祚洪延萬壽等丹邱之固

正月上旬歌括甲子風災丙子旱戊子蝗蟲庚子叛唯有壬子最豐穰正月上旬子細看竇先生云近歲頗有應驗故錄

聞捷鹿庵命撰中省賀表天網雖疏曾恢恢而不失罪人斯得逆穆穆以來平外侮既消頌聲交作恭惟仁含動植德化生成振長策而用三驅念天顯而惇九族洊雷之震遠驚而逦懼大風之舉歌動而雲揚側聞喜自於日邊豈止威加於海內臣某等職叨省署阻奉鑾輿佇目龍旂遥伸虎拜歸牧武成於周馬歌功美邁於唐鐃六轡言還喜動兩都之和氣于官飲至懽騰萬歲之霞觴

馮渭金詔赦錄序有云灞陵森柏荒涼白露之中明惠寢園寂寞蒼梧之遠又云荏苒十霜竟摧一戰指哀帝也

東坡我有帖云外郡雖麄俗然每日惟早衙一時辰許紛紛餘蕭然皆我有也內慰字不挑心寫宋人蕭山則題云今專

官横將肆咆哮于庭太守色羞對吏民豈復有晝戟淸香意象耶然坡非罝公事不問時平事少耳爲潁州時久雪一夕不寐欲造炊餅救饑人又發義倉數千石作院炭數萬稱酒務柴數十萬稱濟之未必常蕭然也所謂皆我有者特不以外物之有累我內樂之有而已惟以逸處心以勞處事是之爲能官

太常少卿宋宏道以先農燔肉來致適李應奉受盃攜毛詩靑蠅至甫田諸圖請跋其後有云觀其禽魚草木車服籩豆之盛而經國備物之制令人想見三代忠厚氣象如在其間親承其事孰謂丹靑形似起予至于斯耶

大都城隍廟設醮保祐靑詞代鹿庵作

天鑒雖高曾易顯忠之命基圖寅紹敢忘奉若之誠爰自君
臨頻歷年所顧盼躬之上托致至理之維艱豈期外侮潛消
復荷天休滋至嚴風朔雪大開一統金穰玉燭屢致豐年而
又雪靜祈連春回沙漠晝日有平安之報霜風無侵薄之虞
匪涼德之能然皆神靈之所祐乃卽青陽之月恭修金籙之
科諧演瑱函眞臨玉境導含景蒼珩之駕覆垂雲洪廕之仁
監兹報謝之虔重以保持之福干戈止息永維四海之清邦
國榮懷以尙一人之慶

新船落至祭歲君文成舟委波謂之落至惟神灼知一歲之
事泛彼中河轉致厥載上下安輸非神曷賴

修端門前橋啟土告歲君地祇文應門將將前臨天津玉輅

所經虹梁必陳爰構爰締築之陝陝神惟垂祐迄于有成五方帝祭文因方殊號尊以帝稱殿臨五部有赫其靈維橋之作鞭石駕梁所冀擁衛大來百祥

減江南冗員詔草諭江淮軍民人等夫張官置吏本以爲民非擾民也朕自混一江淮于今五年憂卹元元之心不遑夙夜期于撫定安集以承上天全付所覆之意比聞陳奏不圖設立之際官冗人濫重致煩擾念之憫然罔副朕志今者上自行省宣慰司下及總府州縣等官酌量輕重去處其一切冗濫凡有擾于民者盡行革去爾其各安恒業永底爾生既清舊染之風共樂維新之治其有作姦犯科似前不應者已敕行御史臺糾察中書省究治外咨爾黎庶體予至懷

諴諭官吏詔草朕自統一南北已來設置羣官大小畢備俾上下承宣慰安元元而已近緣冗濫省併一新自爾厥後各愼攸司以興滯補弊爲心以便國益民爲事務施實惠毋尚虛文夙夜在公尚期予治若有狃習故常貪殘蠹害者國有常刑朕其敢赦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唐申王六馬圖一曰奔虹赤二曰飛霞赭三曰騰霜白四曰凝露驄五曰決波騟六曰發電烏內奔虹赤與決波騟綰結其尾絡首皆肇銜皆有鑣𨫼籠者服色皆以朱砂紅石綠粧

染蘇門郭氏家藏

西溪折檻銘直言骨鯁天威雷霆非賴此檻貧斧曷勝檻旣折矣從修不修佞臣見之面靦心羞檻謂直臣可無結舌爾

氣不撓吾寧憚折世多張禹代無朱雲直檻橫檻整整而陳
噫

徐子方繭瓶詩一䉋鬼工開混沌八蠶神繭壹扶桑

玉堂嘉話卷三

玉堂嘉話卷四

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陰也陽也天也三者全然後生

天極爲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州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或問邵子曰天何依乎曰依乎地地何附乎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但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也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來當晝則自

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後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則無復有涯矣豈有營度而造化之者先以斡維繫於一處而後以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定位矣

鹿菴先生江南平告天地文伏以時逢喪亂嶽瀆分疆運屬休明乾坤一統眷靖康之餘孽據江表以偷生依阻山谿動搖戈甲不修歲幣久廢事大之儀留止行人永絕親鄰之好

即興師而問罪即列陣而長驅戈船浮鄂渚之波鐵馬渡松
關之險方知力屈始悔前非來至表以求哀願納地而入覲
朱主某已於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
治了當是皆上帝垂佑靈祇降祥欲康功普被於黔黎故盛
事施及於沖眇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告太廟文伏以踐祚守文雖本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
集之勲眷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壅隔
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戈船飛渡列戍土崩
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表願納地以歸朝朱主某
已於某月日來至闕下其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
朔風炎氣盡書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顧

冲眇以何功實祖宗之餘蔭尙祈昭監永錫休嘉

瀛國公制辭時逢屯否岳瀆分疆運值休明乾坤一統眷靖康之餘裔擅吳會之奧區遠隔華風久睽鄰好我國家誕膺景命奄有多方炎風朔雪之鄉盡修職貢若木虞淵之地靡不來庭罄六合以混同豈一方而獨異用慰徯蘇之望爰興問罪之師戈船飛渡而天塹無憑鐵馬長驅而松關失險宋主趙某乃能察人心之安背識天道之推移正大奸誤國之誅斥羣小浮海之議決謀宮禁送款軍門奉章表以祈哀率親族而入覲是用昭示大信度越彝章位諸台輔之尊爵以上公之貴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瀛國公主者施行

涼威肅酒與甘張沙是燉煌瓜晉昌　徒單侍講括

至元六年行用元寶鈔止七十餘萬錠於時爲御史曾照刷提舉司文按故知

至元七年天下軍民并析居總一百三十一萬戶

天干地支天有五陰五陽爲十幹地有六柔六剛爲十二支

九州地畝數後漢郡國志注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懇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懇者一千五百二十頃

哲宗孟后元祐七年太皇太后以六禮儀制聘入宮曰

奉迎使　發策使　告期使

納成使　納吉使　納采使

以僕射左右丞攝太尉充使

六帖說曰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開元中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微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中選也

鹿菴命擬復立按察司手詔以一身之微惟萬事之統不遑夙夜常切憂勤顧七道之提刑擴六條而從事近因省革偶値停閑然非違稽緩之愆縱令弗問恐伺便譸張之後爲害滋深仍轉側以詳思非監臨而罔益據所在按察司照依已降條畫依舊設立施行於戲鷹隼當搏擊之任不與護恐爲反傷琴瑟既更張之餘識大體乃爲稱職

樂天每作歌詩成須令其家老嫗聽讀能通解其旨意辭爲之定體此無他不過通俗近人情而已特表而出之且爲艱澁無謂之戒西漢云

正大七年亳州節度使趙庭玉詔別有擢用其子贄時爲省知除掾既定省公問以召之之意贄曰以嫌疑故特回避既而去拜禮部尙書贄入賀

予嬰年見神川劉先生三蘇文讀不去手因問於先大夫曰古人有言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啜菜羹豈此之謂也

宋末下時江南謠云江南若破百雁來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蓋知指丞相巴延也夫熒惑之精下散而爲童謠不爾何先事如此

宋眞宗東封升中圖嶽頂有五色雲山下環衞以甲馬金道陵元會圖及郊天儀仗圖郊天圓丘圖會聞某官說當時掌禮者旁千里中外幾用人三萬未知方澤制度與此何若

唐張說家藏明皇開元東封圖 有說

宋范石湖攬轡錄記與陵見宋使儀衞戊子早入見循東西御廊北行廊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將至宮城廊即東轉又百許間其西亦然亦有三出門中馳道甚闊兩傍有溝上植柳廊脊皆以青琉璃瓦覆宮闕門戶即純用之北即端門十一間曰應天之門下開五門兩掖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兩角樓端門內有左右翔龍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殿使入自左掖門入北循大安殿東廊入敷德門東

北行直東有殿宇門曰東宮直北面南列三門中曰書英是
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通門自會通北入承明門又北
則昭慶門東則集禧門尚書省在門外東西則左右嘉會門
門有樓即大安殿後門之後至幕次黑布拂廬待班有頃入
宣明門即常朝後殿門也門內庭中列衛士二百許人貼金
雙鳳幞頭團花紅錦衫散手立入仁政隔門至仁政殿下團
鳳大花氈可半庭殿兩傍有朶殿朶殿上兩高樓曰東西上
閤門西廊悉有簾幕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簷各列甲士東
立者紅茸甲金纏竿槍黃旗畫青龍西立者碧茸甲金纏竿
槍白旗畫黃龍至殿下皆然惟立於門下者皁袍持弓矢殿
兩階雜列儀物幢節之屬如道家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

下東行上東階却轉南由露臺行入殿閾謂之欄子金主幞頭紅袍玉帶坐七寶榻背有龍水大屏風四壁帟幕皆紅繡龍拱斗皆有繡衣兩楹間各有大出香金獅蠻地鋪禮佛毯可一殿兩旁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列立遙望前後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煬王亮始營此都規摹出於孔彥丹役民夫八十萬兵夫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

和宋書皇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致書於南宋皇帝丢自平金之後蜀漢荆揚挐兵幾三十年交聘非一卒無成約比者川蜀擣虛荆湖批亢生靈有塗炭之苦戰士有暴露之勞朕甚憫焉是以即位之始首議寢兵用示同仁以彰兼愛期於

休息元元與天下共享有生之樂而已且南交廣而西巴蜀北長江而東滄海分兵守險彼所恃以爲國者也今戰艦萬艘既渡江以扼海鐵騎千羣復踰廣而出蜀四塞無結草之禦六軍有破竹之威人所共知不必徧舉於此時也非不能犄角長驅水陸並進秋風虎旅指揮看浙江之潮春露䡴杯談笑挹吳山之翠蓋以佳兵不祥素所不喜守位以仁今之本心又況靖康南北釁端初無盤錯大故非如女眞西夏惡積貫深而不可解者也往者彼已勝負之事往來曲直之辭各有攸當置而勿論自今作始咸取一新故先之以信使申之以忱辭告寶位之初登明朕心之已定唯親王上宰能報聘之一來則保國樂天必仁智之兩得苟盡事大之禮自有

歲異之盟若乃變大位之難繼慮詭道之多方坐令失圖自
甘絶棄則請修浚城池增益戈甲以待秋馬利兵會當大舉
論天時則炎瘴一無畏憚論地險則江海皆所習知必也窮
兵極討一决存亡而後已力之所至天其識之禍自彼挑此
無可慊在我者至誠可保在彼者聽所擇焉毋循前例止作
虛文時薦清和善綏福履不宣白庚申年四月七日開平府
行
李翰林欽叔一日與杜仲艮在茶肆中有司召公甚急公曰
無他多是要撰文字渠留此勿去少當即來已而果至曰爲
戒諭百官草詔適當筆者應奉程天翼程初入供職有猝不
易稱者公遂立草五百餘字允協事宜甚稱上意其辭曰朕

新即大位肇親萬機國事實爲未明政統猶懼多闕尙賴爾文武多士內外庶寮上下同心始終戮力以副遺大投艱之托共成興滯補廢之功然而養資考者每務於因循嗜閑逸者或托於疾病因之積弊習以成風事至於斯朕將何賴蓋嘗深唯百姓勤勞之意尙不能忘累聖涵養之仁服田力穡而以給租庸輓粟飛芻而不憚征繕況爾等世膺高爵身享厚恩夫有國乃可以有家而爲臣亦猶爲子未有國不安而家可保必須臣竭力而君以寧加之事屬方殷時丁多故舊疆待乎恢復强敵期於剷平正當經營之秋難行姑息之政朕既夙宵軫念庶幾宏業以昭功爾其朝夕在公豈宜玩歲而愒日夫湯刑以儆具位周典以正百官玆出誥言以爲明

訓掌刑者有法可奉毋使有冤抑之情典選者有格可循毋妄求疏駮之節錢穀當審知取予毋吝於出納之間臺諫當指陳是非毋涉於細碎之事司農以敦本察吏不可苟且而曠職司牧民以扶弱抑强不可聚斂而營私計至於大而分閫小而掌兵固當志殄寇讐日闢土宇受朝廷之托必思報國念功臣之後常恐辱先又豈可平居或冒於糗糧臨事或生於畏懼視郡縣之官妄分於彼此役部伍之卒不計於公私凡有我官所當共戒其敬遵於邦憲務恪慎於官箴享富貴於當年垂功名於後世且賞罰期於信必而功罪貴乎正明茲誠前代之良規亦我祖宗之已事今當仰法要在決行於戲任賢使能周室果聞於興復綜名核實漢家遂至於肅

清公勤者賞不敢私弛慢者刑茲無赦各勤爾職明聽朕言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因賜國用安鐵券文皇帝若曰咨爾內
族英烈哉難保節忠臣儀同三司都元帥兼平章政事兗王
完顏用安大邦維屏古有格言王府藏勲賞存舊典卿台階
孕秀海岳儲靈天賦忠貞性資明敏初爲兒戲營壘已成長
學神機風雲暗曉方將提挈義旗勤勞王家服金革以不辭
冒矢石而有勇頃遭逢於多壘偶陷沒於他邦而能臨事見
機去僞從正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一舉而患難殄殲不時而
州縣皆復聽聞如此歎矚久之朕方總攬英雄與建功業體
天地含宏之德厚君臣始終之恩胙爾以諸王之封寵爾以
上公之位氏族已書於玉牒勛業復紀於太常同三司之威

儀建大將之旗鼓蓋欲胥及於十世何嫌恩積於一門泰山黃河永及爾裔皇天后土實聞斯言肆申白馬之盟庸示丹書之約嗚呼謂予不信鑒時入皦日之辭弗與同心如文公白水之誓尙奉非常之渥以保無疆之休此是左丞李實之子介然所作時爲翰林修撰

鹿庵云世傳米南宮者言禮部也自唐以來見稱或云指太常也米芾嘗爲太常官

宋高宗善書學擇諸王命史彌遠敎之視可者以繼統孝宗其一也高宗因出祕府蘭亭使之各書五百本以試其能孝宗不旬日臨七百本以進

司馬公注古文孝經首章作仲尼閑居曾子侍坐廣揚名篇

於故治可移於官後有閫門之内具禮矣乎嚴父嚴兄之辭
續夷堅志載廣府某官苦蚍毒取雄黄貯紗囊中掛四壁間
既而承塵上日流黑汁視之有巨蚍一衆蚍十數皆腐潰而
死自是府舍清安絶無毒物蟠蟄
鹿菴云青詞主意不過謝罪禳災保佑平安而已宋史王安
石傳論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雖少
正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王莽以六經文姦言不是過也
東坡論浩然之氣在身爲氣見於行事爲節合而言之爲道
故剛而不餒
歐陽公云韓愈不獲用於世修用於世而不盡
青陽夢炎説春秋書春王正月本無深意周雖建子其紀年

實用夏正觀豳國風爲可見矣只爲左氏書周正月故後人說謂以夏時冠周月又謂穀梁雖迂遠義理最明左氏尙文辭却差了義理

許魯齋說班固作古今人表分九等恐昔人心術行事不易知也如孔子稱四科言語宰我子貢至哀公問社食稻衣錦曰安皆爲失對稱管仲之器小哉而曰如其仁如其仁伊尹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是賊君民也而佐湯伐桀其前後不同如此又云問獲玉山賊首害陳宣慰祐者斬揚州市予節曰若陳爲善之心不宜罹此今若是命也如果得其賊天理爲不泯矣魯齋爲首肯

柳文五就桀贊序云伊尹聖人也不夏商乎心心乎生民而

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至於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吾所以見伊尹急生人之大

唐會要貞觀十四年陝州刺史房仁裕奏臣所管界內正月九日河變清者首尾三百餘里京房云河水清天下平宋少慶云所清處天地之氣上下澄澈故清亦如霜降水潦收而清也宏道又說文與可送東坡通判杭州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坡初以爲常及遭事乃知與可爲知幾

相如傳云倒景者謂人在天上下視日月故曰倒景

課稅所立於合罕皇帝卽位之元年

諺云平生避車不遠一舍

李受益說宋人文廟位次立子思於孟子上

德州城壁壍高深城門內起直城前障掩蔽內外左右慢道其尾相屬俗傳云皆顏魯公制也

宋校正禮部韻說廿字本音入今人作二十字用卅字本音鈒字今人亦作三十字用

近杭州遺火燒五萬餘家延及御史臺少府監燼焉至祕書監救得免有人作賦一聯云公道不行臺遂焚於御史斯文未喪省僅存於祕書

觀顏魯公忠義堂等帖偶悟公書勁而潤蓋筆善轉而韻勝

故也

何參政繼先説大名宣撫司參議烏古論貞匪處事機甚有次斷時奉朝旨死囚呈省待報其餘邊關雜犯皆從便處決時圍李壇於濟南人心中外不安烏議一切重刑欲皆戮之使由子明已下皆以違制不從烏與左丞凋子凊謀曰壇賊未下魏爲西鄰不便宜從事無以震讋衆庶竟戮之市人稱臨事知權變云貞字正卿小字四和前朝近侍局大使

晦翁明道論性説

生之謂性止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

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混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旣生則卽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說而以性卽氣氣卽性者言之也

皆水也止各自出

此又以水之淸濁譬之水之淸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淸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旣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

其中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東坡云昔之爲性論者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楊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氏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言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材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

晦庵象刑說周穆王五刑皆贖復舜之舊不察舜之贖初不上及五刑而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游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可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以輕刑之說以違道以干

譽耳
觀蜀工孫知微人樣渡海觀音像足前有謂小百花者蓋作
一大青荷葉上布散諸天花故云又觀馬雲卿臨吳道子轉
山北斗圖凡七人中有披甲者又觀周宣王宣榭敦考其款
文至至元戊寅二千年矣顏魯公書出師表後題乾元元年
戊戌歲蒲州刺史顏眞卿奉敕書子以謂雖顏氏童僕尚不
至此恐是世俗好事者爲之
盧摯說嘗聞諸先輩漢去三代最近高祖有爲之主不能革
去秦弊復井田封建之制此最事之可責因與論作文當於
易中求難難中求易相鑑之作當以蕭何爲首一日左丞姚
公謂余不若自臯夔始而下自無首尾爲問余詳思處變之

極反經而不失其正者莫伊周爲大故自阿衡爲首
宋賓客云河水清河陰精本濁而反清不惟異常亦水氣之
極盛也
李受益云祖宗次序自曾祖已上爲五代祖增而上之也
鹿菴云令之聲韻始自沈約及觀今禮部韻如十灰十三元
音殊不協何以知其自約始以文選前聲韻不謹嚴乃知
鎮國寺柏上生芝之中宮有旨令院官究其詳以進因與李受
益具事實如左論衡云芝之生於土土氣和故芝之草生古瑞命
記王者慈仁則芝之草生瑞應圖王者敬事者老不失故舊則
芝之草生西陽雜俎云屋柱木生芝之黃者爲喜陶隱居云今世
用芝之此是樹木枝上所生狀如木檽音軟抱樸子云木芝者生

於柏脂名曰木威喜夜視有光本草經云霍山生赤芝名曰丹芝常山生黑芝曰天芝泰山生青芝曰龍芝華山生白芝曰玉芝嵩山生黄芝曰金芝唐公遠靈芝經曰芝木之精也芝四季皆生名曰春精夏精秋精冬精又曰青芝一枝應木酒也

宋敏求春明宮退朝錄唐禮部郎中知省中詞翰爲南宮舍人百日後必知制誥又載初學記唐元宗爲諸王從學時命徐堅定撰雖名初學終身觀之可也

雪庵李禪師與余觀柳誠懸書何進滔碑李云柳書法度最備予曰然然誠懸書令人易厭不若魯公筆法愈觀而意無窮也柳窘於法度取媚於一時中枯而無物顔意無窮蓋以

忠義之氣中冠之故也雪庵爲肯首劉太保常云中興頌雄偉如驅之一字若千金駿馬倚邱山而立
歐陽率更三帖一姚將軍墓誌二化度寺碑三追贈隋譚國公詔時貞觀五年也化度碑李百藥文率更規模一出黃庭至奇古處乃隸書一變耳李禪師說作字有得筆意時有得布置時趙大中肅說嘗見遺山與張緯文相謔見碑文過俞曰遺山又貨了一平天冠也
鹿菴說輦奉御近贈一歙硯殊發墨且增其色
馬雲漢說太庚麥無芒圓大謂之和尙麥
後宋宰相韓侂胄嘗改諸州後園蓮沼爲放生池詞臣高文虎作記有云鳥獸魚鼈咸若湯王所以基商後高作主司出

硬題囲舉子一科生以高用事誤作一小詞嘲云高文虎誇伶俐萬苦千辛作個放生池記從頭無一字說及朝廷只把佗冑歸美夏王道我不是商王鳥獸魚鼈是你

劉元城與司馬先生論元宗初年焚珠玉於前殿時有云焚之前殿蓋欲人知此好名之心也一日侈心復回其弊有甚於此者晚年果如其言司馬公云惜乎史失其人姓名至今爲恨又云人君去賢任佞譬如治病飲良藥可愈非良藥即死明知之只飲惡藥既飲惡藥非至死不已蓋元宗暮年用相知林甫蕭松之佞用之甚久知張九齡韓休之賢退之甚速

張萱畫則天朝六蕃圖其布置取則天遊上苑詩意明朝遊

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不待曉風吹及太宗朝番王橫軸文皇乘一花輿四近侍肩舁云閻立本筆

有詔集百官問鈔輕物輕事大學士王鹿庵對云物貴則不足物賤則有餘要以節用而不妄費庶物貨可平

宋少卿宏道說葬書分五星九星又有某旋正式風水土丈二尺下爲土龍界又丈二尺下爲水龍界過此則吉又說唐太眞改葬祖墓上有紫籐一株陰影甚茂既伐去籐流赤津如血不數年劉氏滅之殆盡因以往歲改葬先妣夫人靳氏初啟元堂其棺蓋上露珠交布成文如所結瓔珞然甚可觀也復有二黃蝶飛出其露華移時方睎宋公云在葬書此子孫潤澤文華之兆別有記以書其詳

慶壽長老滿公曾住泰安天保寨聞士人說党竹溪未第時家甚窘至今其子爲人牧猪

燕城西南門曰端禮有大定末劉無黨所撰左丞唐括安禮碑有云尹大興時迎午休吏燕雀語堂下人不知有官府之詞

康節與客游嵩山中途客指所憩樹問曰此何日枯悴先生久不對客疑焉曰非不答吾有所俟曰俄一葉墜先生曰此吾二人還亡矣既同樹已爲人伐去占法蓋取葉隨時刻而定其存亡者焉

鹿菴與顒軒論事顒軒曰天下事亦有不可以理槩知者鹿菴大爲不然徒單公曰謂如大城南柳樹若不親覩如何知

東西幾行大小幾株鹿菴爲默然一座大笑

晦菴云張良曹參二人皆學黃老子房體用兼備曹得其體而不得其用又云漢自武帝朝宰相但行文書而已

玉堂嘉話卷四

玉堂嘉話卷五

燕展築南城係金海陵天德二年見蔡無可大覺寺碑

史記不載蕭何脩未央宮事此非細事馬遷漢史而不見書何謂

靑居山古果州也

唐張嘉貞爲相弟嘉祐官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

巷時號所居爲鳴珂里

源乾曜爲相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

之道臣二息俱任京官請出以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又議

者言執政與國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成功上乃詔中書門

下共食實戶三百實封自此始

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之裴一切責豪

門坐買豫給以直僦欺之弊遂絕

李之儀端叔說遺教經係徐季海書李善尺牘東坡所謂手簡三昧者也三昧者正定也

李屏山釋迦贊蓋出王勃成道記李但約散文而爲韻語耳其達摩讚曰榔㮰者稱杖也

遺山新渠記有云水至平而善利物今以至平而爲不平不爭而爲必爭雖有萬折必東之心終有七遇皆北之勢

佛書曰獅子吼者言說法與無畏也四萬八千言大數也

嘗讀後宋布衣徐理所進律鑑書其序云律者以實統虛者也何謂虛氣與聲也氣之在天地間或聚或散聲之無色無形故氣成於管聲成於樂首取司馬遷法度又說班固所作

律志全取對韻說期於必中選也
鹿庵先生說爲學務要精熟當鎔成汁瀉成錠團成塊按成
餅慱以爲作文字尤當如是又云東坡草字爲寫時肘著紙
上故筆轉處多不圓草書體貴輕筆當持重楷書筆貴精謹
而體尚寬綽
又說顏子壽夭不當只去顏子身上論他自堯舜已降臯夔
稷契周孔和氣所生者多矣至於顏子命數偶夭亦不足怪
譬如人家昆仲五人有三箇賢的必有兩箇不肖的
郭若思說天之分界南至臨海郡北至鐵勒部日去地八萬
里交趾國日中人影在南
王黃華西京留守廳題名記說趙武靈王既破林胡始城雲

中秦紹漢襲其名不改元魏之興也爲京師焉西際大河東連上谷南扼中山北控五原廣袤千餘里規以爲甸服逮遼德於晉晉割山前代北十有六州以賂之遼即魏之故基改位爲宮闕是曰西京

六典云父之姊妹其姪稱之曰女伯女叔

唐盧坦傳舊制官階勛俱三品始聽設戟後雖轉四品非貶削者戟不奪自貞元已來京師立戟者才十八家

唐陸贄傳云人君合德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皆稱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其德何

如爾

宋宏道說其舅劉景元先生善記一日友人與游市取染工歷令讀數面試之一覽背誦不一字差又徒單侍講與孟解元駕之亦善誦記取新刻稼軒樂府吳子音前序一閱卽誦亦一字不遺

詳定官張孝純說一士人候某官疾旣去遺一橐於坐視之蓋預作祭文也一日又問一病友友曰且休放入待探懷無祭文相見聞者大笑

米先生端州斧柯山石說端州石出高要縣斧柯山山前臨大溪其絶頂匠者於此鑿石歲久乃成洞穴今已極深遂洞中常有水至春冬水涸採石中陰黑無所覩但以手捫石隨

大小取之凡石理之精麄卽良工往洞中且不能別至於瑕玷疊脈須出洞乃可識故有累日月而不得一佳者大抵以石中有眼者爲最貴世謂之鸜鵒眼蓋石文精美如木之有節也不知者反以爲石病吁可痛哉凡取石有四曰上巖下巖西坑後歷上巖之石最精下巖次之唯上巖之石乃有眼眼之美者皆綠黃二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狀皆圓以色鮮美重數而圓正者爲上其大者尤爲希有絕大者乃如彈丸有布列硯中或如北斗或如五星心房之形者價不減數萬其生於墨池之外謂之高眼其內者爲低眼曰高眼者以其不爲墨所漬掩常可覩於前也無眼者雖資質甚美不出千錢石之品有數種其色正紫而微有青潤無芒

叩之無聲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硯之署似有芒叩之有聲此巖壁之石二者最爲發墨乃石至精者其次青紫參半或紫而近赤或青多紫少皆石之下也端人爲硯凡色之不佳者須用佛桑花染漬之初亦可愛經水卽如故又山有自然圑子或云剖其璞而得焉謂之子石又謂石之有金線者爲美此正其病也端人亦不取云唯材之大者尤爲難得每購求方六七寸而亡病脉者固亦少矣比歲所貢方硯者五皆以尺爲準然止於巖石之中品或眼工人輒鑿去之恐異日復求不可必致也

太常新樂祭祖宗於藩邸文（時開邸嶺上）其辭曰惟我烈祖誕受上帝之命肇造區夏先皇帝嗣守大業卒其伐功圖惟奉答

神祐光昭前烈而祀典闕如爰命多方旁求先王之樂八音遏逸未遺於成今予小子肅將天子之明命俾殿南服聞時周禮將具於我魯邦欽命攸司是徵是舉匪攸敢私聞庶用畢我先志以對天之休神其格思

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辭也官至集賢院大學士

金登科記序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證於六經六經之折衷必本諸道道也者適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傳是已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不在於文章三代而下道寓於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人之事業也射策較藝取人之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取士六朝以薦舉得人莫不稽舉於經傳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舉自是盛於唐增光於宋迄於金又合遼宋之法而潤

色之卒不以六藝爲致治之成法進士之目名以鄉貢進士者本周之鄉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策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金天會改元始設科舉有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詞賦於東西兩京或蔚朔平顯等州或■庭試試期不限定月日試處亦不限定州府詞賦之初以經傳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內出題以書詩易禮春秋爲次蓋循遼舊也至天眷三年浙津府試迨及海陵天德三年親試於上京貞元二年遷都於燕自後止試於浙津府收遼宋之後正隆二年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明昌二年改令羣經子史內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畧也經義之初詔試眞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迨及蔚

州浙津令易書詩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蓋循宋舊也天德三年罷去經義及諸科止以詞賦取人明昌初詔復興經義此經義之大畧也天眷二年令大河已南別開舉場謂之南選貞元二年遷都於燕遂合南北通試於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開闢立定程限月日更不擇日以定爲例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中第明昌二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名合試依大定間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多會試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鄉試取奏旨此限定場數人數格也自天眷二年浙津放第於廣陽門西一僧寺門上唱名至遷都后命宣陽門上唱名後爲定例此唱

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場人直赴御試不中者别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御試不中者令榜末安揷府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部初貞祐三年終場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該恩此該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特受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郎後不得爲例明昌間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狀元授一十一官第二第三授九官餘皆受三官此又授官之法也進士第一任丞簿軍防判第二任縣令此除受之格也近披閱金國登科顯官歴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間見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贊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餘載朝野閒暇時和歲豐則輔相佐佑所益居多科舉亦無負於國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說誦其

句讀摛章繪句而已哉篆刻雕蟲而已哉固將率性修道之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信而建萬世之長策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國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庚子歲季秋朔日東原李世弼序

唐人黃金臺詩燕昭北築黃金臺四方豪俊乘風來秦家燒書殺儒客肘腋之間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州道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陽關秦家城外悲河山河上關頭車馬路殘日青煙五陵樹圖克坦顒軒云此詩議論深長甚可學也

皇甫湜編年紀傳論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爲

紀傳相承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呂后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故也

均輸法起桑宏羊謂市井百貨皆輸官坊商賈不復貿易

唐禮部員外郎爲瑞錦窠員外廳前有大石碎諸州廢印於上又掌圖寫祥瑞令狐楚元和初任此員外郎嘗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退朝錄

疏廣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旣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待君子以誠治小人以術反是爲不仁不智矣

東銘俍乎兼愛其實理一而分殊

漢制州郡佐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如杜高則楊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

唐制採訪節度官屬自判官已下得自辟舉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三司使謂鹽鐵度支置制條例司

歐參政云天下之事惟宰相得行惟臺諫得言

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

長城始築自趙簡子議者亘千里人治一步役三十秦制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

人以五十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强國富

漢故事漢興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畢復置酒侍坐殿上伏尊以卑次起上壽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鐘鼓無歌詩魏靑龍二年以古置酒曲代四會曲又易古詩爲羽觴行用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曲遂廢

古者司會今之尚書也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筦復引一索其名爲筦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此獨孤及招北客辭也

天子之門以通十二子謂甲與子爲支干之首總而言之也

六壬壬爲水其數皆六如六丙六丁之類

百六之會章會統元漢以黃帝上元甲子爲首至太和元年所積之數至百六十年爲一厄也漢律歷志

高麗官制其品從論穿執傘有陪蓋爲從傘也金國初問宋索金文玉冊宋曾冊爲東懷國

温公通鑑無高祖廢孝惠留侯招四皓從太子事伊川易傳取之者善其智而能諫以明納約之義温公去之者爲後世慮遠矣去取之意兩不相悖學者當默識之

楊龜山云箕子疑亦可死而佯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傷勇矣

老莊之學衡麓胡先生云老莊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

物度數不復以誠信爲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趍乎本眞而矯
枉太過立言有失元虛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畧禮法
忽棄實德浮游波蕩其爲世害更甚於文滅質
漢開西域三十六國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皆在匈奴之西烏
孫國之南遠者萬有二千餘里近者不下九千餘里
或問上蔡先生講論經典二三其說者當何從謝答曰用得
卽是驗之於心而安體之於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之或過
於幽深證之或出於穿鑿徒將破碎大體不見聖賢之用心
宜無取焉
劉元城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楊龜山語游執中云常以晝驗之於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

否也夜考之於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否也
伊川先生云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東坡先生云聖人之言當以數句成文而求其意若學者卒以一字爲斷遇其不同則異說生焉
朱文公語學者觀書法云且當玩味大意就自已分上著實體驗不須細碎計較一兩字異同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東坡論老莊之教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所值者商鞅韓　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大抵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理勢然

也

陳履常云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决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至切爲陳子之論有大學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之義要當廓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之

胡文定公曰有志於學者當以聖人爲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

石徂徠曰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一身蓋假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

侯師聖曰事君者以行道爲志非爲祿也然亦有時而爲貧若專以祿爲事則厮役之志也

胡衡麓曰士之器大槪有之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者苟富貴而已則亦無所不至矣孔子所謂鄙夫之事

橫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鮮不傷手也

堯夫詩曰愼勿輕言天下事伊周元不是庸人

陳述古曰大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伊川云別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不可强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當謝元破苻堅對客圍棊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强終不得又云堯舜事業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切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

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亦體消長之理言也

青苗錢如今之預取麥錢也假如卽日麥價一貫借與五百將來徵麥一石

助役錢國家遇有大役均取錢於民官爲雇傭也

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章曰大唐入某國之印見蜀王建世家

五代吳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淄萊泛海歲常漂沒其使

吳越王錢鏐嘗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

唐開元二年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

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恒式

漢制由郎官而出宰百里由郡守而入爲三公

漢少府掌山海陂澤之稅以備天子私奉大司農掌國貨以供軍國之需

漢制武帝北伐乃置萬騎太守而馬政兼於郡二千石

崔浩攷校漢元以來五星行度並譏前史之失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數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繆浩曰所繆云何允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其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寅北二星何因附日而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後歲餘浩謂允曰前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以前三

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
頒高麗歷曰詔云惟歷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甸男邦
采衛要欲同文直學士高鳴雄飛辭也公太原人官至吏部
尚書

原闕

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原闕

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原闕　從授
鍊丹鑄劒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原闕　海蟾海蟾之師
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原闕　五世矣

原闕　云龍不識石人不識風鬼不識土魚不識水原闕

先生云陽下冬藏春氣發而無力原闕

一月十二月十四日

原闕陽羅洑渡江明年十二月臨安降度宗二庶原闕陳宜中文天祥兩淮張世傑擁入許浦江口時原闕因改號景炎凡十八月十六年爲帥臣張原闕戰於厓山口執文天祥至大都囚之上屢欲赦出相之竟不從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戮於燕南城柴市

錢譜劉更生傳舜父盲其母常鬻薪以自給舜時糴米返置錢於米囊中以還其母則重華之世錢已行矣此唐代錢之驗也賈逵注夏商金幣三等錢爲下等先儒所傳有錢明矣梁大司馬顧協所撰錢譜序云

漢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一雙

玉堂嘉話卷五終

玉堂嘉話卷六

野合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絶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絶過此爲婚爲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故曰野合

宋紹興中衍聖公渡江而東者孔玠也

蠶爲龍之精按馬質云禁原蠶注天文辰爲馬蠶書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李林甫月令釋曰先蠶天駟也先蠶之神或以爲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或以爲黃帝或以爲西陵氏或以爲天師歷論不一然蠶爲馬首其性喜溫惡濕其浴火月而再養則傷馬此固以馬同出于天駟矣然天駟可爲蠶祖而非先蠶者也蠶婦人之事史記黃帝娶西陵氏始蠶漢祀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此或有所傳然

其祭祀壇或少牢或太牢或一獻或三獻禮必皇后親享北齊使公卿祀之非也其曰龍精見荀子賦篇○此下當有脫文開府儀同三司謂置府辟吏儀同三公也唐制感生帝唐王仲邱傳引鄭元注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以興故夏之正月祭所生于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

廟制古者天子七廟虞至周不易之制也七廟者各異廟前廟後寢漢自明帝遵詔儉約無起陵寢藏衣裳於廟魏立二廟晉宋齊隋及唐皆同一廟而異寢建廟及寢廟所以象生之有朝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諸侯五廟謂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五鄭氏曰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盡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爲諸侯不得立出王之廟後世子孫祖其始封者而其或有大功德特命祀其祖先而廟可也魯有姜嫄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若王者之後始封之君非有功德不可爲祖則祖其先代之王也宋祖帝乙是也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鄭氏曰太祖是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鄭志答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三廟隨時而遷不立始爵者爲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二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

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太祖之廟常不遷也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

太祖正東向之位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以正昭穆父以明察下曰昭子以敬事上曰穆則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者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者順也杜佑曰太祖於室之中與西壁下東面太祖之子南面爲昭次之昭之北面相對爲穆張純曰元始中禘禮父爲昭南面子爲穆北面相對爲穆父子不並坐也又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

藏主開元禮元鑑曰藏主合在何處按五經異義云藏主於

廟西壁中備水火之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祭薦檀弓有薦新如朔奠（謂重新物為之殷奠）

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二以首月薦二以仲月士用特豚大夫用羔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髙堂隆曰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四時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犬而已士以豚庶人則惟其時宜魚雁可也又薦新雖在廟皆不出神主五禮精義曰但設神座

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誠敬而已

宋秦益公檜家廟制紹興中命立家廟於私第中門之左一堂五室世祖居中東二昭西二穆堂飾以黝堊神版長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官大夫神座貯以帛囊藏以漆函用神幄歲四享用孟月柔日其三獻有司言時享用常器常饌上倣政和故事命制祭器賜也

舞雩䨓雩祭蓋龍見建巳之月巳乃陽亢之時陰氣難達用女巫舞雩女陰也舞所以達陽中之陰也又吁嗟而禱雨曰雩

社稷爲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長首種先成故長祭邑曰其位在中門之右社主陰其壝故北向天子曰大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爲民族居百家

以上共立一社曰里社各以所宜木立而表之大社廣五丈諸侯半之蓋方廣二丈五也皆冒以黃土其主以石謂石土類也其位社東而稷西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絺冕其牲黝其祭血取其陰類鐏大罍其樂應鍾舞帗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雖庶人亦得祭之春有祈而秋有報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養人故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報焉家主中霤田主社示本也陳氏禮書

諸侯城郭之制典命云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爲節

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

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三里宮方三百步

五土所宜鴻烈子曰土地各以類生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阻氣多暗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巖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邱氣多狂衍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七水所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洛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爾雅曰太平之人

仁丹穴之八智太蒙之八信空侗之八武

釋菜鄭司農云古者士相見於君以雉爲贄見於師以菜爲贄釋卽舍也始入學必舍菜禮先師也菜蘋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猶子事父母有菫荁也

姓族氏說

氏　族族族

氏　族族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左氏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國語曰伯禹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堯賜禹姓曰姒封之有夏

謂其能以嘉利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也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姓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是也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是也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士匠陶是也蓋別姓則爲氏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愷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贄禮羔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序鴈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別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

食邑說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其關內侯本無食邑其加異者列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

漢初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食者除租每戶一歲更輸錢二百貨殖傳所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是也

漢因鄉評取士謂因人共推之也如公孫宏以充賦萬石君以謹孝聞

漢初人仕者不限年如劉向陳咸以八十爲郎劉辟疆以八十爲衞尉公孫宏以八十爲相趙充國以七十爲將軍貢禹八十遷御史大夫

漢集議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苟疑似未決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以下至博士議郎皆得議之不嫌於卑抗尊也如呼韓邪單于款塞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獄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議者六十八故曰漢集議有公天下之心

漢封侯號有宰相封侯者公孫平津是也有婦人封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酇侯樊噲妻呂須封羌侯是也以地名封者平陵宜春是也以功封者冠侯驃侯是也以美名封者博望博

陸是也
太行山水皆洑流地中闗中諸水皆行流地上
金銀魚袋唐高宗給五品上隨身銀魚袋以防詔命之詐出
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中宗
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宋張師正倦游錄云
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以金爲飾亦身之華也
上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鎮圭冒圭
公謂二王之侯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
安其上也信當爲身與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但文有麤
縟耳欲其愼行以保身也鎮圭尺二寸天子守之鄭氏曰鎮
安也所以安四方以四方鎮山爲飾崇高敦厚而萬物附焉

者山也冒圭孔氏曰冒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然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僞猶今之合符也

子穀璧男蒲璧

穀所以養人蒲爲席以安人璧皆徑五寸子男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桓强立不撓而安上爲任故公圭瑑之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侯侯外而蔽內屈者卑足以長人故侯伯之圭瑑之子不足以長人而可以養人故璧瑑以穀男不足以養人而可以安人故璧瑑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盡其用者必盡其體得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全也

王后駔琮 駔音組

作方玉五寸上有鼻以組繫之因名焉蓋古者建國王立朝

后立市用以為權也

牙璋中璋

典瑞曰牙璋起兵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曰牙璋瑑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又牙璋中璋皆有鉏牙之飾賈公彥云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白虎通曰璋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兵起為義如漢有銅虎符魏有兵符以發郡國兵豈牙中之類歟

白琥

刻虎為形者以形成於秋也琥禮西方之玉也以鹽為虎形者亦示武之謂也

瑗說文曰瑗大孔璧也人君上除陛以相引

環玦

荀子曰絶人以玦反絶以環范甯釋穀梁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蓋環之爲物或施於佩或施之於帶反絶佩環則不佩玦

六幣相合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虎以繡璜以黼何也昔太王事狄人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儷皮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束帛覿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

賓介饔餼皆以束帛賓介儐之以束錦食禮君侑幣小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宜於錦也則合璧以佩合琮以錦宜矣

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故以文琥西方也萬寶之成莫備於此故以繡璜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以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　皮馬不上堂故珪璋特達於上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者歟

伏日歷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

臘曰風俗通曰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祭先祖也漢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漢舊儀曰臘者報諸神鬼古聖賢有功於民者禮記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歳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周禮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周禮節有八節玉節之制以玉爲之以命數爲大小守邦國者用之角節用犀角角在鼻上是角中之貴守都鄙者用之虎節山多虎者用之謂晉國之類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人節平地多人者用謂衞國之類龍節澤多龍者用之謂鄭國之類皆以金爲之以英蕩輔之英蕩畫函也以竹爲之而有飾焉盛節器也輔之節者使

不損也旌節道路用之道路謂鄉遂大夫也符節都鄙用之都鄙謂公之子弟及卿大夫采地之吏也管節以竹爲之析節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入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珪守邑土信符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矣

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以傳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如今移所過文書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漢制門關用傳作兩行書繒帛上各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

玉堂嘉話卷八

玉堂嘉話卷七

喪服小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禰 繼禰 小宗小宗

禰 繼禰 小宗小宗小宗

禰 繼禰 小宗小宗小宗

禰 繼禰 小宗小宗小宗

別子繼別爲祖爲宗 大宗大宗大宗大宗

諸侯繼世之君 君君君君君

陳氏禮書云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爲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爲大宗遠雖至於絶屬猶爲之服衰三月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爲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從曾祖兄弟宗之四世親盡屬絶而不爲宗矣然言繼別爲宗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爲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子者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卽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

終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之所由出卽國君也其可宗乎

璽衛宏漢書舊儀曰璽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天子信璽凡六又曰諸侯王印黃金槖駝紐文亦曰璽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龜紐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紐文曰印孫堅得傳國璽方圜四寸上紐盤五龍然則漢天子之璽其方不過四寸諸侯王已下其小可知

土牛制義

月令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

正義曰出猶作也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其月建丑又土能尅水持水之陰氣故時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土勝水故可以勝寒又且以升陽唐月令季冬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則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平立春近正月望則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後漢志季冬作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其牛色以歲之幹色爲首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已土其色黃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以支色爲身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王其色黃納音色爲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

火其色赤他皆倣此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設令甲子歳甲爲干其色靑則靑爲牛首子爲水其色黑則黑爲身納音金其色白則白爲腹又若丙寅日立春丙爲干其色赤則赤爲角耳尾寅爲支其色靑則靑爲脛納音火其色赤赤爲蹄

九州釋義

兗州兗信也五行星流而爲兗

豫州豫舒也又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其序

荆州荆彊也陽盛物堅其氣急

冀州冀近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

靑州元命苞曰虛危星精流而爲靑

雍州雍壅也唐地紀曰雍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取名焉

益州益謂溢也

舒徐也揚輕也

鍾山

徐爰曰建康北十餘里有鍾山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蔣侯祠故世號蔣山神

赤縣

張衡靈憲圖曰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王不處焉史記鄒衍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

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敘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者又有九乃謂九州也有裨海環之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也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三川河洛伊也

司馬光言行錄有司奏言日當食光言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而京師獨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不當賀詔從之後以爲常

漢宮中有宣室武臺

召文臣則於宣室召武臣則於武臺

春夏秋冬釋義禮鄉飲酒云春之爲言蠢也産萬物者聖也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尊嚴之義氣也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盛德之仁氣也

按地志今衛州城卽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又云武王至於商郊牧野乃築此城

祭說唐韋彤議曰祭非外至生於心者也是故聖人等牲牢而籩豆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而全孝敬也

遺山嘗與張嚷齋論文見有竊用前人辭意而復加雌黃者

遺山曰旣盜其物又傷事主可乎一座爲絶倒嚶齋卽張允文先生蓋遺山戲語也嘗有詩云因君寄謝嚶齋老道我今年二十七作論法鹿庵云語與義體式一般亦是冒原講證結但論入作獨句直下不似義兩句扇對而入如麻先生漢書貫五經論最明白得體

金淸漳老人南宮人曾撰本縣二閭神廟碑遺山見之謂進士張和之有讀得行之語

光武同馮異遇雨燎衣處在今南宮東北二十里馮村

内外制翰林學士所撰者爲内制中書舍人定撰者爲外制

金哀宗朝有親軍殺其子者法家斷不至死上曰親軍宿衞之人父子之間殘忍如此與常人不同竟坐死論

稱大卿云詔命之體莫如兩漢以其體實故也餘則何愉又大卿

等論及子告母事孟德卿有莊公文姜之說徐公主義重於母

李侍講說中和眞人在龍廷時以膽對無時恒備物以充咀嚼時一士人同在邸舍師每與之分甘一日師復求之彼辭無有托便旋食爲師知之因曰沙漠之羊與中土桒用署同肉充飢毛作氊皮爲裘角爲柸匜此人所共知不憶近來羊尿又可以配餅食也聞者爲大笑彼徐悟其方已甚有愧色

楊勸農春卿夜讀書有鼠出躍書几上忽扱膏觀中楊子取一方木覆之隨突以出壞書冊走不輟作人語曰油著油著楊笑起曰吾避汝燕城閣前晌午市合更忙猝不能過即擊虛器云油著油著人即避開故鼠亦云云聞者爲笑

圖克坦侍講說右丞相瑀大定末致仕居鄉中一日會客閽聞司錄呵喝過門公卽起立旣遠復位客曰丞相何若此公曰參軍雖微國家命官也吾敢不敬衆客爲嘆息丞相字子美中山人

王西溪嘗云表章體臣無居首之理故今之表式皆以帝旨冠首

王西溪云元遺山錄冊中云東平范尊師庵內見化飯王先生說渠海州爲吏時歲貢糟蘁糟蟹海棠出州東入海八百里峽島島是龍宮地生海棠作㛰樹花色深紅大如茶盌面而百葉香韻殊絕開時可持一月久旣衰不落而萎每歲自島中移百本入海州御園明年再移百本而以先所種者供御每花一金籤牌記之脚花乃得入州官民家每一花必三

葉承之重九開

鹿庵先生爲學士日命應奉編修輩取金實錄內名臣事蹟欲集爲長編俾士大夫家易於觀錄或問其去取法曰大抵人之功勞必須具載如西漢曹參樊噲傳此其例也又曰西漢列傳是多少好墓誌碑銘格樣學之有餘師矣旣而侍講某多署去其人勳效鹿庵聞之曰某不解此平日於書多謾讀過去了

甲午九月望日東原五六友人會於孫侯小軒話及前朝得失之漸坐客問云金有中原百有餘年將來國史何如爾或曰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湖以南趙氏不絕金於宋史中亦猶劉石苻姚一載記爾衆頗惑焉僕曰正閏之論愚雖不敏試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爲名族延及唐末朱溫簒唐四方幅裂遼太祖安巴堅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已北數千里改元神册與朱梁同年卽位（元年丁卯）在位十九年遼太宗嗣位（諱德光太祖第二子）改元天顯（元年丙戌與唐明宗同年卽位）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塘爲清泰來伐遣使求救於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遼太宗

赴援以滅後唐石氏號晉晉以燕雲十六州獻於遼太宗歲貢帛三十萬疋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翰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乘間而發由太原入汴自尊爲帝及平宋受周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爲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域褊於宋校其兵力而澶淵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匹約爲兄弟仍以世序昭穆降及晚年遼爲翁宋爲孫至天祚金朝太祖舉兵西來平遼克宋帝有中原天下來享來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不可不辨夫劉

淵石勒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臣代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泓終爲晉將劉裕所虜斬於建康市返本還原茲作載記理當然也夫完顏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愼至武元時而天下南北敵國素非君臣若依席上所言金爲載記未審遼史復如何爾方遼太祖神册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期五十餘年已卽帝位固難降就五十年之後包於宋史爲載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顛倒斷無此法旣遼之世紀宋不可兼其金有中原更難別議以公論處之據五代相因除莊宗入汴復讎伐罪理勢可觀外朱梁篡逆甚於窮新石晉因遼有國終爲遼所并劉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湘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內朱梁名分猶恐未應遼自唐末保有

北方又非篡奪復承晉統加之世數名位遠兼五季與前宋相次而終言北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川白溝迤南悉臣大宋傳至靖康當爲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有餘年當爲北史自建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爲南宋史或曰歐陽宋之名臣也定立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曾熟議如何今日復作此論僕曰歐陽公作史之時遼方全盛豈不知梁晉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膺周禪以尊本朝之義而然至於作十國世家獨稱周漢之事可謂難矣請事斯語厥有旨哉愚讀李屏山詠史詩詠五代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死舉朝惟有一韓通愚嘗驚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臣士大夫論議篇章不爲不多未嘗有此語非不能

道也蓋肺之說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隋季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已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擾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時移事改商確前人隱約之迹當從公論議者又曰金有中原雖百餘年宋自建隆於今幾三百年況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有復讐之迹固可兼金愚曰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公不以爲然請以五代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三年遇弑太后詔立帝弟武寧軍節度使嗣位名贇河東節度使劉閔之子後雖廢爲湘陰公閔亦尋卽皇帝位於晉陽終閔之世猶稱乾祐四帝二十九年至宋太祖興國四年歸宋依今日所論閔係劉高祖母弟在位四年其子承鈞嗣位改元天會五年郭周已絶郭周二主九年東漢四主二十九年東漢四

主遠兼郭周郭亦不當稱周固當爲閏宋太祖不曰受周禪傳至太宗方承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爲世紀歐陽不宜作十國世家嗚呼國家正閏固有定體不圖今日輕易褒貶在周則爲正在金則爲閏天下公論果如是乎況蔡城一事蓋大朝征伐之功是時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籬快斯須之忿昧脣齒之理自謂愛己而惡佗延引強兵深入遵行覆轍（徽宗跨海助金破遼之事）媒孽後禍取笑萬世何復讐之有也宋自靖康已來稱臣姪走玉帛歲時朝貢幾於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遽稱尊大果使宋廟有靈必可其議也泰和間南宋寒盟起無名之師侵漢唐鄧宿泗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爲所破宋遺

臣方信孺等卑辭告和請叔爲伯進增歲幣獻權臣之首（韓侂胄蘇師旦也繪其容漆其首函送幽都）至於闕下信孺製有古調一篇子能草畧記之大朝君相仁且慈小麥未熟休王師姦臣豈足贖民命既往不咎來不追詩書於上源驛壁間館伴使入朝題奏上頗哀憐是時中原連年蝗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廟自責之心深重形於歌咏者頗多每以偃兵爲念故詔百官議曰朕聞海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天下兩家邪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蕩我邊鄙今已敗衂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爾時臣下本希上意故進言曰先於靖康間宋祚已衰其游魂餘魄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紹漢氏之遺統大可見也和

議乃定今日校之此語乃當時繼好息民之大畧非後世正閏之定論或曰何以知之曰夫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其族屬疎遠不能紀錄世數名位南宋高宗乃徽宗之子欽宗之弟歲月不易以卽位奄有江南似與昭烈頗異若以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特承宋統或從今日所論▇爲載記二論俱非至公坐客又云遼之有原闕

溝橋以達於

燕居旬日而行北過雙塔堡新店驛入南口度居庸關出關之北口則西行經榆林驛雷家店及於懷來縣縣之東有橋中橫木而上下皆石橋之西有居人聚落而縣郭蕪沒西過雞鳴山之陽有邸店曰平輿其巔建僧舍焉循山之西而北沿桑乾河以上河有石橋由橋而西乃德興府道也北過一

邸曰定防水經石梯子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　河嶺下有驛曰孛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毳幕氈車逐水草畜牧而已非復中原之風土也尋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廨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爲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邱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鹽鹵

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於南北岸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旁列兩廡前峙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自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頹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滹沱之三北語云音曾爾漢言驢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漢雜以蕃稍有居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喀喇敖拉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

者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嘗有陰靄之氣覆其上
焉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皆音晉爾之比
其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
語云託賚漢吉兒也遵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
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
伯勒赫圖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
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烏蘇徽爾諾爾自泊之南而西分
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
築也由城西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
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
水灌之間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糜麥皆稿問之田者云已

三霜矣由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白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呼蘭齋勒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塔密爾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堠石堠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周四十餘步方而隅巍然特立於平地形甚奇峻遥望之若大堠然由是名焉自堠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於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啓行東由驛道過石堠子至呼蘭齋勒（山名以其形似紅耳也）東北迤邐入陀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述至重九日王師麾下會於大牙帳灑白馬湩修時祀也其什

器皆用木樺不以金銀爲飾尚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崦間避冬林木甚盛水皆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爲禦寒之計其服非毳革則不可食則以羶肉爲常粒米爲珍比歲除日輒遷帳易地以爲賀正之所曰大晏所部於帳前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呼蘭𬯎勒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於大牙帳灑白馬湩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煖薪水易得之處以避之過此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畧也

僕自始至迨歸遊於王庭者凡十閱月每遇燕見必以禮接之至於供帳衾褥衣服食飲藥餌無一不致其曲則眷顧之誠可知矣自度衰朽不才其何以得此哉原王之意出於好善忘勢爲吾夫子之道而設抑欲以致天下之賢士也德輝何足以當之後必有賢於愧者至焉因紀行李之本末故備誌之戊申夏六月望日太原張德輝謹誌

商司業錄到太常諸雜儀禮

文德殿宿齋儀注差官等

景靈宮行禮儀注差官等

太廟行禮儀注差官等

明堂大禮陞降玉輅儀注

明堂殿行禮儀注
明堂殿星圖
明堂大禮畢紫宸殿稱賀儀注
明堂大禮畢登門肆赦儀注
明堂草陪事并禮餼差官等
明堂降御劄鏁院并奏告事
明堂大禮修築路道圖
明堂大禮笏記
明堂大禮排日祭祀
明堂降御劄修路教車按輅等年代月日
明堂大禮逐次趲那更點

明堂大禮差五使等官年代例
明堂大禮總差官
頭冠法服樣
玉輅圖　玉輅件段尺寸及太平車及寸等
逍遥平輦圖　并尺寸等
太常樂圖　祭器圖
黄麾大仗圖
明堂大禮文武官合著服色等
御龍直執從物圖
明堂大禮鼓吹雞唱鷩場圖
明堂大禮樂章樂曲

明堂大禮合降指揮等
明堂大禮爲值雨降過生㧞指揮例
明堂大禮諸雜事例等
明堂大禮祇應并鋪分人數等
熙朝盛典詩
大安輦件段
明堂大禮教象申請事節
計三十七冊曰明堂大禮
景定四年藍大正記
至元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商琥錄
宣和鹵簿圖　祀圓丘圖　東封太山圖

監修國史例

忠齋劉承旨說宋朝監修國史宰相初任者謂之開局一月一至院謂之過局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七月初四日右丞相完澤受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右丞相如故

竇儼水論

周世宗南伐駐蹕臨淮因覽唐貞元中泗州大水記詔竇儼論其事儼獻文其畧曰夫水沴所具厥有二理一曰數二曰政天地有五德一曰潤二曰暵三曰生四曰成五曰動五德者陰陽之使也陰陽者水火之本也陰陽有常德故水火有常分奇偶收半盈虛有準謂之通正羡倍過亢極無不至謂之咎徵二者大期率有常數除之主始於淵獻水之行紀於

九六凡千有七百二十有八歲爲浩浩之會當是時也陰布固陽澍雨天下百水䘨注漲其通川岸不受餘則旁呑原隰科坎平槩則漂墊方割雖堯舜在上臯夔佑政亦不能弭其沴也過此以還則係於時政如其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昧冐以下專政不明賢不章則苦雨數至潦水積厚然陰陽之數也貞元壬申之水匪數之期乃政之感也德宗之在位也啟導邪政狎暱小人裴延齡專利爲心陰潛引納陸贄有其位棄其言由是明明上帝不騐其德乃降常雨害於粢盛百川沸騰壞民廬舍固其宜也王者苟能修五政崇五禮禮不瀆政不紊則五日一霏微十日一霢霂十五日一滂沱謂之時雨所以正五運之制節占象晷刻無有差爽則神農之世

其驗歟世宗嘉之國初遷禮部侍郎依前學士判太常如故是時祠祝樂章宗廟謚號皆儼所定撰人服該博儼冲淡寬簡好賢樂善平居怡怡如也未嘗失色於僮僕優游文翰凡十數年著大周正樂三十卷詔藏於史閣其大周通禮未及編纂會儼卒議者惜之

至元貞元年歲六月十三日宋太祖實錄抄并校勘無差時開眞定野河事甚不便

金史　王文康公定奪　此王狀元先生時爲丞旨學士

帝紀九

太祖　太宗

熙宗　海陵庶人

世宗　章宗

衛紹王實錄闕　宣宗

哀宗實錄闕

志書七

天文附五行　地里附邊境

禮樂附郊祀　刑法

食貨附交鈔　百官附選舉

兵衛附世襲

列傳舊實錄三品已上入傳今擬人物英偉勳業可稱不限品從

忠義　隱逸附高士

儒行　文藝

烈女　方技

逆臣忽沙虎　諸王后妃開國功臣在先

書示仲謀王相修史事宜急不宜緩多半採訪切恐老人

漸無費用不可惜當置歷令一人專掌以後打等

元裕之蕭公弼奏用銀二千定今卽編修書寫請俸飲食紙

劄費用若作准定摠三五百定都了

採訪文字令言者旌賞隱者有罰仲謀所宜著心編修且要

二員直須選擇　魏太初　周幹臣云云本把合用儒人

兼管不宜用他色目如他日同修編修入來房屋決少目

今便合商議起蓋蓋下房屋都在文廟已後也得用謂如

仲謀兼編修徒單雲甫受直學士兼同修李仁卿學士兼

同修胡紹開年小也宜喚去比至定俸且與批支若家小來更好都交文廟裏住史事早成其他不預史事者在於文廟自當退去此明年話也仲謀宜知之書寫典史雜使以後必須用謂文字未集且定編修二人若踏逐書寫二名更佳雜使亦不可闕將來院官不要人使喚　中統二年示

玉堂嘉話卷八終